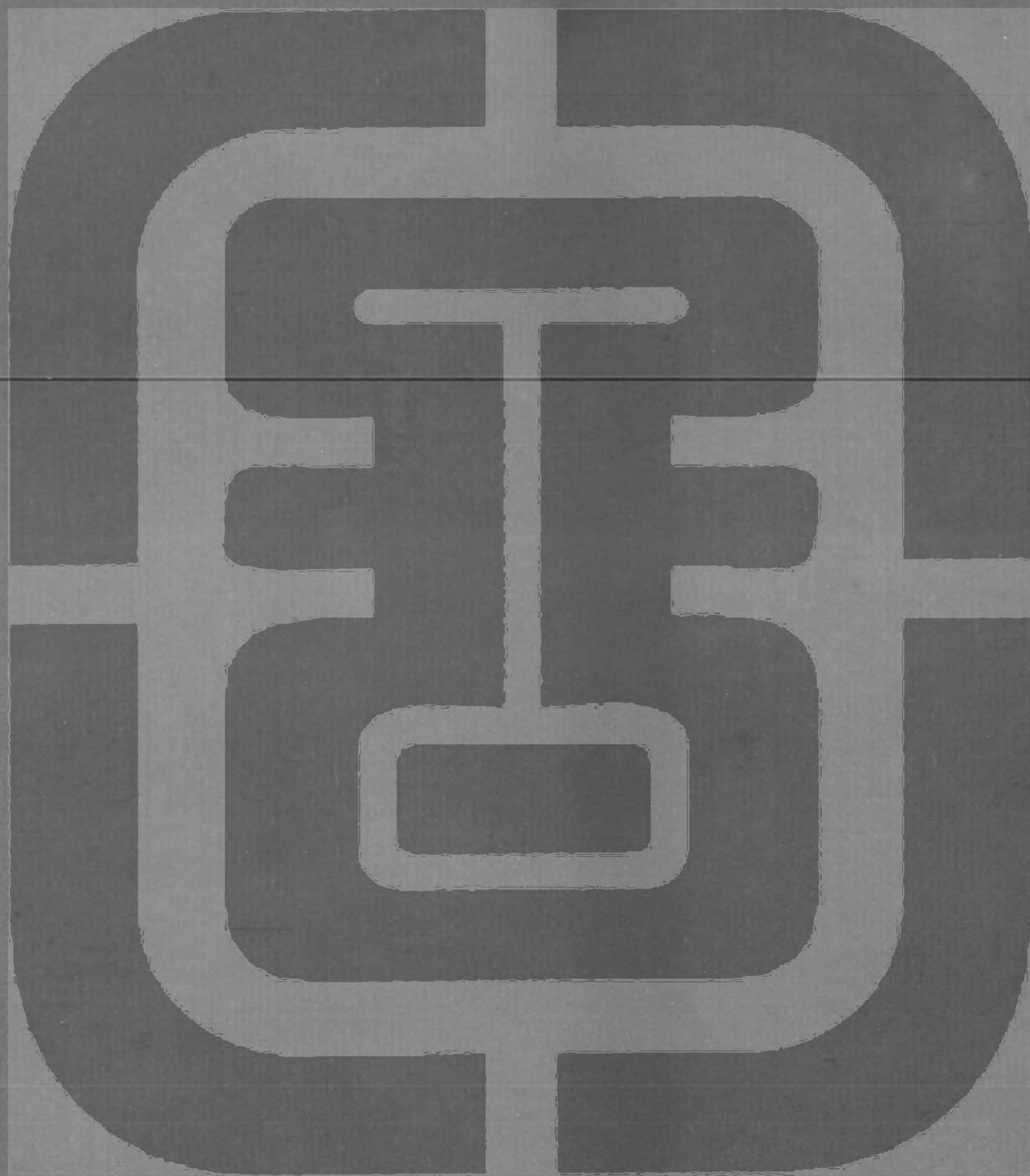


91417 4

35



唐書列傳卷第一百三十

劉昫等修

聞人銓校刻沈桐同校

朱克融

李載義

楊志誠史元忠附

張仲武子直方

張允伸

張公素

李可舉

李全忠子匡威

匡籌

朱克融賊此之從孫也祖滔父洄克融少為幽州軍校事節度使劉
總總將歸朝慮其有變籍軍中素有異志者薦之闕下時克融亦在
籍中宰相崔植杜元穎不知兵且無遠畧謂兩河無虞遂奏勒歸鎮
長慶初幽州軍亂囚其帥張弘靖時洄廢疾於家軍中素伏其謀畧
至是衆欲立之洄自以老且病推克融統軍務焉朝廷尋加檢校左
散騎常侍授以符節寶歷二年遣使送方鎮及三軍時服克融怒所
賜踈弱執中使以聞上特優容別命中使宣諭仍改賜衣物流其使
楊文端等先是克融執中使奏稱竊聞陛下欲幸東都請將兵馬并

唐書列傳卷第一百三十

劉 昫 等修

聞人銓校刻沈桐同校

楊志誠史元忠附

朱克融

李載義

張仲武 子直方

張允伸

張公素

李可舉

李全忠 子匡威

匡籌

朱克融賊此之從孫也祖滔父洄克融少為幽州軍校事節度使劉
總總將歸朝慮其有變籍軍中素有異志者薦之闕下時克融亦在
籍中宰相崔植杜元穎不知兵且無遠畧謂兩河無虞遂奏勒歸鎮
長慶初幽州軍亂囚其帥張弘靖時洄廢疾於家軍中素伏其謀畧
至是衆欲立之洄自以老且病推克融統軍務焉朝廷尋加檢校左
散騎常侍授以符節寶歷二年遣使送方鎮及三軍時服克融怒所
賜踈弱執中使以聞上特優容別命中使宣諭仍改賜衣物流其使
楊文端等先是克融執中使奏稱竊聞陛下欲幸東都請將兵馬并

丁匠五千人修理宮闕迎候車駕又上言無衣擬於朝廷請三十萬
端足以備一歲所費不然則三軍不安天子怒其悖慢取宰臣裴度
謀優容之語見別卷克融官至檢校司空吳興郡王其年五月本州
軍亂殺之子延齡亦遇害次子延嗣竊立尋爲大將李載義所殺
李載義字方毅常山愍王之後代以武力稱繼爲幽州屬郡守載義
少孤與鄉曲之不令者遊有勇力善挽強角觝劉濟爲幽州節度使
見而偉之致於親軍從征伐以功遷衙前都知兵馬使檢校光祿大
夫兼監察御史實曆中幽師殺朱克融其子延嗣竊襲父位不遵朝
旨僣用其人載義遂殺之數其罪以聞敬宗嘉之拜檢校戶部尚書
兼御史大夫封武威郡王充幽州盧龍等軍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
未幾李同捷據滄景以邀襲父爵載義上表請討同捷以自効上嘉
其誠懇特加檢校右僕射累破賊軍以功加司空進階金紫大和三
年平滄景策勲加平章事仍賜實封三百戶四年契丹寇邊以兵擊走
之仍虜其名王就加太保五年春爲其部下楊志誠所逐因入覲上

以載義有平滄景之功又能恭順朝旨冊拜太保同平章事其年以
山南西道節度觀察等使兼興元尹七年遷北都留守兼太原尹充
河東節度觀察處置等使尋加開府儀同三司丁母憂起復驃騎大
將軍餘如故迴鶻每遣使入朝所至強暴邊城長吏多務苟安不敢
制之以法但嚴兵防守虜益驕悍或突入市肆暴橫無所憚至是有
迴鶻將軍李暢者曉習中國事知不能以法制馭益驕恣鞭撻驛吏
貪求無已載義因召李暢與語曰可汗使將軍朝貢以固舅甥之好
不當使將軍暴踐中華今朝廷饗餼至厚所以禮蕃客也苟有不至
吏當坐死若將軍之部伍不戢凌侮上國剽掠廬舍載義必殺爲盜
者將軍勿以法令可輕而不戒勵之遂罷防守之兵而使兩卒司其
門虜知其不爲下無敢犯令九年加侍中開成二年卒年五十贈太
尉載義晚年驕恣慘暴一方以楊志誠復爲部下所逐過太原載義
躬自毆擊遂欲殺之賴從事救解以免然而擅殺志誠之妻孥及將
卒朝廷錄其功曲法不問

楊志誠大和五年爲幽州後院副兵馬使事李載義時朝廷賜載義德政碑文載義延中使擊鞠志誠亦與焉遂於鞠場叫呼謀亂載義奔於易州志誠乃爲本道馬步都知兵馬使文宗聞之驚急召宰臣時牛僧孺先至上謂曰幽州今日之事可奈何僧孺曰此不足煩聖慮臣被召疾趨氣促容臣稍緩息以對上良久曰卿以爲不足憂何也僧孺對曰陛下以范陽得失繫國家休戚耶且自安史之後范陽非國家所有前時劉摠向化以土地歸闕朝廷約用錢八十萬貫而未嘗得范陽尺布斗粟上供天府則今日志誠之得猶前日載義之得也陛下但因而撫之亦事之宜也且范陽國家所賴者以其北捍突厥不令南寇今若假志誠節鉞惜其土地必自爲力則爪牙之用固不計於逆順臣固曰不足煩聖慮上大喜曰如卿之言吾洗然矣尋以嘉王運遙領節度以志誠爲節度觀察留後檢校左散騎常侍兼幽州左司馬尋改檢校工部尚書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七年轉檢校吏部尚書詔下進奏官徐迪詣中書白宰相曰軍中不識朝廷

體位只知自尚書改僕射爲遷何知工部轉吏部爲美且軍士感飾以待新恩一旦復爲尚書軍中必慚今中使往彼其勢恐不得出及使至其僭奔還奏曰楊志誠怒不得僕射三軍亦有怨言春衣使魏寶義兼他使焦奉鸞尹士恭並爲志誠繫留矣志誠遣將王文穎謝恩并讓官復賜官告批荅文穎不受而歸朝廷納裴度言務以含垢下詔諭之因再遣使加尚書右僕射八年爲三軍所逐而立史元忠元忠進志誠所造袞龍衣一副及被服鞍韉皆綉飾鸞鳳日月之形或爲王字因付御史臺按問流嶺南行至商州殺之初元忠既逐志誠詔以通王淳遙領節度授元忠左散騎常侍幽州大都督府左司馬知府事充節度留後明年轉檢校工部尚書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後爲偏將陳行泰所殺

張仲武范陽人也仲武少業左氏春秋擲筆爲薊北雄武軍使會昌初陳行泰殺節度使史元忠權主留後俄而行泰又爲次將張絳所殺令三軍上表請降符節時仲武遣軍吏吳仲舒表請以本軍伐叛

上遣宰臣詢其事仲舒曰絳與行泰皆是遊客主軍人心不附仲武是軍中舊將張光朝之子年五十餘兼曉儒書老於戎事性抱忠義願歸心闕廷李德裕因奏陳行泰張絳皆令大將上奏邀求節旄所以必不可與今仲武上表布誠先陳密款因而拔用即似有名許之乃授兵馬留後詔撫王紘遙領節度尋改仲武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檢校工部尚書幽州大都督府長史兼御史大夫蘭陵郡王俄而迴鶻擾邊時迴鶻有將勒那頡啜擁赤心宰相一族七千帳東逼漁陽仲武遣其弟仲至與裨將游奉寰王如清等率銳兵三萬人大破之前後收其侯王貴族千餘人降三萬人獲牛馬橐駝旗纛蜀幕不可勝計遣從事李周瞳牙門將國從玘相次獻捷詔加檢校兵部尚書兼東面招撫迴鶻使先是奚契丹皆有迴鶻監護使督以歲貢且爲漢謀至是遣裨將石公緒等諭意兩部凡戮八百餘人又迴鶻初遣宣門將軍等四十七人詭詞結歡潛伺邊隙仲武使密賂其下盡得陰謀且欲馳入五原驅掠雜虜遂逗遛其使緩彼師期人馬病死

竟不遣之迴鶻烏介可汗既敗不敢近邊乃依康居求活盡徙餘種寄託黑車子仲武由是威加北狄表請於薊北立紀聖功銘勅李德裕爲之文其銘曰大和之初赤氣宵興開成之末彤雲暮凝異鳥南來胡滅之徵北夷颺掃厥國土崩逼迫遷徙震我邊鄙長蛇去穴奔鯨失水上都薊門兵連千里曾不畏天猶爲驕子而我邊轍邀我王師假我一城建彼幡旗歸計強漢邳支嫚辭狼顧朔野伏莽見羸鴈門之北羗戎雜處澱澱群羊茫茫大鹵縱其鳥騎驚我牧園暴若豺狼疾如風雨皇赫斯怒羽檄徵兵謀而泉默斷乃霆聲沉機變化動合神明沙漠之外虜無隱情漁陽突騎燕歌壯氣赳赳元戎耽耽虎視金鼓誓衆于旄蔽地爰命其弟屬之大事翩翩飛將董我三軍稟凡之制代帥之勤威略火烈胡馬星分戈迴白日劍薄浮雲天街之北旄頭已落絕戀之野蚩尤未縛俾我元侯恢弘遠畧終取單于係之徽索陰山寢鋒亭徽設弓萬里昆夷九譯而通蠻夷既同天子之功儒臣篆美刊石垂鴻仲武歷官至司徒中書門下平章事大中年

卒謚曰莊子直方以幽州節度副使襲父位動多不法慮為將卒所圖三年冬詔以遊獵奔赴闕庭尋授金吾將軍直方性率暴行豪奪之事以罪累貶柳州司馬十一年遷右驍衛將軍分司東都咸通中位至羽林統軍中和歲賊巢犯闕公卿恃其豪多隱藏於第直方納招亡命謀欲劫巢或有告者由是以兵圍而害之

張允伸字逢昌范陽人也曾祖秀檀州刺史祖巖納降軍使父朝掖贈太尉允伸世任幽州軍門累職至押衙兼馬步都知兵馬使大中四年戎帥周繼寢疾表允伸為留後朝廷可其奏加右散騎常侍其年冬詔賜旌節遷檢校工部尚書咸通九年累加至光祿大夫檢校司徒兼太傅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燕國公十年徐人作亂請以弟允臯領兵伐叛懿宗不允進助軍米五十萬石鹽二萬石詔嘉之賜以錦綵玉帶金銀器等又加特進兼侍中十二年以風恙拜章請就醫藥詔許之以子簡會檢校工部尚書充節度副大使十三年允伸再上表進納所賜旌節朝命未至其年正月二十五日卒年八十八

冊贈太尉謚曰忠烈允伸領鎮凡二十三年克勤克儉比歲豐登邊

鄙無虞軍民用又至今談者美之有子十四人簡真幽府左司馬先

允伸卒簡壽右領軍衛大將軍餘或昇朝籍或為刺史郡佐

張公素范陽人咸通中為幽州軍校事張允伸累遷至平州刺史允

伸卒子簡會權主留後事公素領本郡兵赴焉三軍素畏公素威望

簡會知力不能制即時出奔遂立為帥朝廷尋授節旌累加至中書

門下平章事無幾李茂勳奪其位公素歸闕貶復州司戶參軍

李可舉本迴鶻阿布思之族也張仲武破迴鶻可舉父茂勳與本部

侯王降焉茂勳善騎射性沉毅仲武器之常遣拓邊以功封郡王賜

姓名咸通末納降軍使陳貢言者幽之宿將人所信服茂勳密謀劫

而殺之聲云貢言舉兵張公素以兵逆擊不利公素走茂勳入城軍

民方知其非貢言也既有其衆遂推而立之朝廷即降符節無幾以

疾告老授右僕射致仕表可舉自節度副使幽州左司馬加右散騎

常侍為節度留後中和中累官至檢校太尉中和末以太原李克用

兵勢方盛與定州王處存密相締結可舉慮其窺伺山東終為已患遂遣使搆雲中赫連鐸乘其背則與鎮州合謀舉兵兼言易定是燕趙之餘云得其地則正其疆理而分之時可舉遣將李全忠攻易州有次將劉仁恭者多權數攻之彌月不下乃穴地道以入其城既下易州士卒稍驕王處存引輕軍三千以羊皮蒙之夜伏於城外仍別於間道以騎士伺之燕軍望見謂之羣羊爭趨焉處存乘其無部伍一擊大敗之尋復其城全忠遁歸懼可舉罪之收其餘衆反攻幽州可舉危急收集其族登樓自燔而死

李全忠范陽人廣明中為棣州司馬有蘆生于室一尺三節心惡之謂別駕張建曰吾室生蘆無乃怪歟建曰蘆茅類得澤而滋公家有茅土之慶殆天意乎其生三節必傳節鉞者三人公勉樹功名無忘斯言全忠秩滿還鄉里事節度使李可舉為牙將時可舉兵鋒方盛欲與鎮人分易定遣全忠將兵攻之為定州軍大敗於易水全忠懼率其餘衆掩攻幽州可舉死二軍推全忠為留後朝廷因以節鉞授

之光啓元年春也全忠卒子匡威自襲父位稱留後匡威素稱豪爽屬遇亂離繕甲燕薊有吞四海之志赫連鐸據雲中屢引匡威與河東爭雲代交兵積年景福初鎮州王鎔誘河東將李存孝克用怒加兵討之時鎔童幼求援於燕匡威親率軍應之二年春河東復出師并陘再乞師匡威來援匡威弟匡籌妻張氏有國色師將發家人會別匡威酒酣留張氏報之匡籌私懷忿怒匡威軍至博野匡籌乃據城自為節度匡威部下聞之亡歸者半匡威退無歸路將入覲京師時匡威留於深州遣判官李抱貞奏章以聞屬京師大亂之後聞匡威來朝市人震怒咸曰金頭王來謀社稷士庶有亡窟山谷者匡威其實不行欲圖鎮州示無留意鎔以匡威再來援已致其失師遣使迎歸府第父事之匡威為鎔城郭繕甲指陳方畧視鎔如子每陰謀驟施以悅人心鎮之三軍素忠於王氏惡其所為會鎔過匡威第慰忌辰匡威縞衣裹甲伏兵劫鎔入牙城鎔兵逆戰燔東偏門軍士呼鎔登屋矢下如雨鎔僕墨君和亂中扶鎔登屋免難而斬匡威以徇

是歲匡籌出師攻鎮之樂壽武強以報耻匡威部曲劉仁恭歸於河東乾寧元年冬河東聽仁恭之謀出師進討二月敗燕軍於居庸匡籌挈其族遁去將赴京師至景城爲滄州節度使盧彥威所殺掠其輜車妓妾匡籌妻張氏產於路不能進劉仁恭獲之獻於李克用後立爲夫人嬖寵專房李氏父子三葉十年而亡

史臣曰大都偶國亂之本也故古先哲王建國公侯之封不過千乘所以強幹弱枝防其悖慢彼幽州者列九圍之一地方千里而遙其民剛強厥田沃壤遠則慕田光荆卿之義近則染祿山思明之風二百餘年自相崇樹雖朝廷有時命帥而土人多務逐君習苦忘非尾大不掉非一朝一夕之故也若李載義張仲武張允伸因利乘便獲領旌旗以仁守之恭順朝旨亦足多也如朱克融楊志誠史元忠張公素李可舉李全忠以不仁得之靡更曩志或尋爲篡奪或僅傳子孫咸非令終蓋其宜也
贊曰碣石之野氣勁人豪二百餘載自相尊高載義仲武亦多忠勞

因窳得不仁何逃

唐書列傳卷第一百三十一

唐書列傳卷第一百三十一

劉昫等修

聞人銓校刻沈桐同校

韓允忠

史憲誠 子孝章

何進滔 羅弘信子威

史憲誠其先出於奚虜今為靈武建康人祖道德開府儀同三司試太常卿上柱國懷澤郡王父周洛為魏博軍校事田季安至征馬大使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太子賓客兼御史中丞柱國北海郡王憲誠始以材勇隨父歷軍中右職兼監察御史元和中田弘正討李師道令憲誠以先鋒四千人濟河累下其城柵復以大軍齊進乘勢逐北魏之全師迫于鄆之城下師道窮蹙劉悟斬首投魏軍錄功起授憲誠兼中丞鎮州王承宗死弘正自魏移領鎮州居數月為王庭湊所殺遂以兵叛朝廷以弘正子布為魏博節度使領兵討伐俾復父冤時幽州朱克融援助廷湊布不能制因自引決軍情置然憲誠為中

軍都知兵馬使乘亂以河朔舊事動其人心諸軍即擁而歸魏共立
爲帥國家因而命之時克勳廷湊並據兵爲亂憲誠喜得旋節雖外
順朝旨而中與朱王爲輔車之勢長慶二年正月也尋遣司門郎中
韋文恪宣慰時李宥爲亂與憲誠書問交通憲誠表請與宥節鉞仍
於黎陽艤舟示欲渡河及見文恪舉止驕倨其言甚悖旋聞宥爲帳
下所殺乃從改過謂文恪曰憲誠蕃人猶狗也唯能識主雖被棒打
終不忍離其狡譎如此朝廷每爲優容尋加左僕射敬宗即位進秩
司空大和二年滄景節度使李全畧卒其子同捷竊據軍城表邀符
節舉兵伐之先是憲誠與全畧婚媾及同捷叛復潛以糧餉爲助上
屢發使申諭尋又就加平章事憲誠嘗遣驍將至關下恣爲張大宰
相韋慶厚以語折判之憲誠不敢復與同捷爲應時憲誠示出師共
討同捷及滄景平加司徒憲誠心不自安乃遣子孝章入覲又飛章
願以所管奉命上嘉之乃加侍中移鎮河中憲誠素懷向背不能以
忠誠感激其衆未及出城大和三年六月二十六日夜爲軍衆所害

冊贈太尉

孝章幼聰悟好學元和中李愬爲魏帥取大將子弟列于軍籍孝章
倡言願効文職愬奇之令攝府參軍及憲誠領節鉞改士曹參軍兼監
察御史賜緋孝章以父在鎮多違朝旨嘗雪涕極諫備陳逆順之理
朝廷聞而嘉之乃授檢校太子左諭德兼侍御史充節度副使累遷
至散騎常侍兼御史大夫賜紫領本道兵同平滄景加工部尚書尋
請赴闕文宗慰勞甚厚憲誠亦因懇乞朝覲上知憲誠之入覲自孝
章之謀遂加禮部尚書分相衛澶三州別爲一鎮俾孝章領之孝章
未到鎮憲誠過害上以孝章有忠節起復爲右金吾衛將軍間歲授
鄜坊節度使居四年遷于滑一歲入爲右領軍大將軍改右金吾大
將軍俄授邠寧節度孝章歷三鎮雖無異績而謹身畏法以保初終
開成三年十月卒贈右僕射

何進滔靈武人也曾祖孝物祖俊並本州軍校父默夏州衙前兵馬
使檢校太子賓客試太常卿以進滔之貴贈左散騎常侍進滔客寄

於魏委質軍門事節度使田弘正弘正奉詔討鄆州破李師道時進滔爲衙內都知兵馬使以功授兼侍御史大和三年軍衆害史憲誠連聲而呼曰得衙內都知兵馬使何端公知留後即三軍安矣推而立之朝廷因授進滔左散騎常侍魏博等州節度觀察處置等使爲魏帥十餘年大得民情累官至司徒平章事卒子弘敬襲其位朝廷時遣河中帥李執方滄州帥劉約各遣使勸令歸闕別俟朝旨弘敬不從竟就加節制及劉稹反不時起兵鎮州王元逵下邢洛二州兵次上黨弘敬方出師墜境大中後宣宗務其姑息繼加官爵亦至使相咸通初卒子全暉嗣之朝廷尋降符節累官亦至同平章事十一年爲軍人所害子孫相繼四十餘年

韓允忠魏州人也舊名君雄懿宗改賜今名父國昌歷本州右職會昌中從何弘敬破劉稹以功爲貝州刺史兼御史中丞以允忠故累贈兵部尚書允忠少仕軍門繼升裨校潞州之役亦與其行咸通十一年何全皞爲軍衆所殺推允忠爲帥時僖宗爲普王即降詔遙領

節度授允忠左散騎常侍兼御史中丞充節度觀察留後不數月轉檢校工部尚書魏州大都督府長史充魏博節度觀察等使累加至檢校司空同平章事乾符元年十一月卒年六十一累贈太尉子簡自允忠初授戎帥便爲節度副使乾符初累官至檢校工部尚書允忠卒即起復爲節度觀察留後踰月加檢校右僕射其後累加至侍中封昌黎郡王賊巢之亂諸葛爽受其僞命河陽節度使時僖宗在蜀竄盜蜂起簡據有六州甲兵強盛竊懷僭亂之志且欲啓其封疆乃舉兵攻河陽爽弃城而走簡遂留兵保守因北掠邢洛而歸遂移軍攻鄆帥曹全晟出戰爲簡所敗死之鄆將崔君裕收合殘衆保鄆州簡進攻其城半年不下河陽復爲諸葛爽所襲簡因欲先計君裕次及河陽乃舉兵至鄆君裕請降尋移軍復攻河陽行及新鄉爲爽軍逆擊敗之簡單騎奔迴憂憤疽發背而卒時中和元年十一月也樂彥禎魏州人也父少寂歷澶博貝三州刺史贈工部尚書彥禎少爲本州軍校韓簡之領節旄也以彥禎爲馬步軍都虞候轉博州刺

史下河陽走諸葛爽有功遷澶州刺史簡再討河陽之敗也彥禎以一軍先歸魏人遂共立之朝廷尋授檢校工部尚書知魏博留後俄加戶部尚書充節度觀察處置等使中和四年累加至尚書左僕射同平章事僖宗自蜀迴加開府儀同三司冊拜司徒彥禎志滿驕大動多不法一旦徵六州之衆板築羅城約河門舊堤周八十里餘而畢人用怨咨又其子從訓天資悖逆王鐸自滑移鎮滄州過魏郊從訓見其女妓利之先伏兵於漳南高雞泊俟鐸之至圍而害之掠其所有時朝廷微弱不能詰魏人素知鐸名望議者惜之而罪從訓從訓又召亡命之徒五百餘輩出入卧內號爲子將委以腹心軍人籍籍各有異議從訓聞而忌之易服遁出止於近縣彥禎因命爲六州都指揮使未幾又兼相州刺史到任之後般輦軍器取索錢帛使人來往交午塗路軍府疑貳彥禎危憤而卒衆推都將趙文珣知留後事從訓自相州領兵三萬餘人至城下文珣按兵不出衆懷疑懼復害文珣推羅弘信爲帥弘信以兵出戰敗之從訓招集餘衆次於洹

水弘信遣將程公佐領兵討擊大敗之梟從訓首於軍門時文德元年春也

羅弘信字德孚魏州貴鄉人曾祖秀祖珍父讓皆爲本州軍校從信少從戎役歷事節度使韓簡樂彥禎光啓末彥禎子從訓忌牙軍出居於外軍衆廢彥禎推趙文珣權主軍州事衆復以爲不便因推弘信爲帥先是有鄰人密謂弘信曰某嘗夜遇一白鬚翁相告云君當爲土地主如是者再三弘信竊異之及廢文珣軍人聚呼曰孰願爲節度使者弘信即應之曰白鬚翁早以命我衆乃環而視之曰可也由是立之僖宗聞之文德元年四月詔加工部尚書權知節度留後七月復加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尚書右僕射充魏博節度觀察處置等使龍紀中加檢校司空同平章事封豫章郡公乾寧中朱全忠急攻兗鄆朱瑄求援於太原太原發軍假道於魏令大將李存信乞華縣存信御軍無法侵魏之芻牧弘信不平之全忠復遣人謂之曰太原志吞河朔迴戈之日貴道堪憂弘信乃託好於汴出師三萬攻存

信敗之太原怒舉兵攻魏營於觀音門外汴將葛從周援之屯於洹水李克用子落落時為鐵林軍使為從周所擒乃退歸自是太原之師每歲侵擾相魏魏人患之朱全忠方事交鄆懼弘信離貳每歲時賂遣必卑辭厚禮答貺全忠對魏使北面拜而受之曰六兄比予倍年已上兄弟之國安得以常鄰遇之弘信以為厚已亦推心焉弘信累官至檢校太師守侍中臨清王光化元年九月卒年六十三贈太師追封北平王謚曰莊肅子威

威字端已文德初授左散騎常侍充天雄軍節度副使自龍紀至乾寧十年之中累加官爵弘信卒襲父位為番後朝廷從而命之天復末累加至檢校太傅兼侍中長沙王天祐初授檢校太尉守侍中進封鄴王賜號忠勤宣力致理功臣魏之牙中軍者自至德中田承嗣盜據相魏澶博衛貝等六州召募軍中子弟置之部下遂以為號皆豐給厚賜不勝騎寵年代寢遠父子相襲親黨膠固其兇戾者強買豪奪踰法記令長吏不能禁變易主帥有同兒戲如史憲誠何進滔

韓君雄樂彥禎皆為其所立優獎小不如意則舉族被害威懲其往弊雖以貨賂姑息而心銜之威嗣世之明年正月幽州劉仁恭擁兵十萬謀亂河朔進陷貝州長驅攻魏威求援於汴朱全忠遣將李思安屯於洹水葛從周自邢洛引軍入魏燕將劉守文單可及攻汴軍於內黃思安逆戰大敗之乘勝追躡從周出會掩擊復敗燕軍斬首三萬三年威引汴軍攻滄州以報之自是威感全忠援助之恩合從景附天祐二年七月十三日夜牙軍裨校李公佺作亂威僅以身免公佺出奔滄州自是愈懼遣使求援於全忠密謀破之全忠遣李思安會魏博軍再攻滄州全忠女妻威子廷規先是卒全忠遣長直軍校馬嗣勳選兵千人密於輿中實兵甲入魏言助女葬事三年正月五日嗣勳至全忠親率大軍濟河言視行營於滄景威欲因而出迎至期即假全忠帳下銳卒入而夾攻之牙軍頗疑堅請不出威恐洩其事慰納之是月十四日夜率廝養百十輩與嗣勳合攻之時宿於牙城者千人遲明殺之殆盡凡八千家皆破其族魏軍攻滄州者在

歷亭聞有變其將史仁遇擁之保于高堂六州之內皆為讎敵累月平之威仕梁數年後卒年三十四位至守太師兼中書令贈尚書令諡曰貞壯威性明敏達於吏道伏膺儒術招納文人聚書至萬卷每花朝月夕與賓佐賦詠甚有情致錢塘人羅隱者有當世詩名自號江東生威遣使賂遺叙其宗姓推為叔父隱亦集其詩寄之威酷嗜其作目已所為曰偷江東集凡五卷今鄴中人士諷詠之史臣曰魏鎮燕三鎮不能制之也父矣兵強地廣合從連衡爵命雖假於朝廷群臣自謀於元帥如史憲誠等五家其初皆因此而得之其後亦因此而失之蓋不知取之以權守之以仁則遠矣若善繼者史氏羅氏之二子有焉其餘不足觀也

唐書列傳卷第一百三十一

唐書列傳卷第一百三十二

劉昫等修

聞人詮校刻沈相同校

王重榮

王處存弟處直

諸葛爽

高駢畢師鐸

時溥

朱瑄弟瑑

王重榮河中人父縱鹽州刺史咸通中有邊功重榮以父蔭補軍校與兄重盈俱號驍雄名震軍中廣明初重榮為河中馬步軍都虞候巢賊據長安蒲帥李都不能拒稱臣於賊賊偽授重榮節度副使河中密邇京師賊徵求無已軍府疲於供億賊使百輩填委傳舍重榮謂都曰吾以外援未至詭謀附賊以紓難今軍府積實苦被徵求復來收兵是賊危我也儻不改圖危亡必矣請絕橋道嬰城自固都曰吾兵微力寡絕之立見其患唯公圖之願以節鉞假公翌日都歸行在重榮知留後事乃斬賊使求援鄰藩既而賊將朱溫舟師自同州至黃鄴之兵自華陰至數萬攻之重榮戒勵士眾大敗之獲其兵仗

軍聲益振朝廷遂授節鉞檢校司空時中和元年夏也俄而忠武監軍楊復光率陳蔡之師萬人與重榮合賊將李祥守華州重榮合勢攻之擒祥以徇俄而朱溫以同州降賊既失同華狂躁益熾黃巢自率精兵數萬至梁田坡時重榮軍華陰南楊復光在渭北犄角破賊出其不意大敗賊軍獲其將趙璋巢中流矢而退而重榮之師亡耗殆半懼賊復來深憂之謂復光曰軍雖小捷斃旅亡失萬一賊儻復來其將何軍以應吾之成敗未可知也復光曰鴈門李僕射與僕家出事舊其尊人與僕父兄同患難僕射奮不顧身死義知己儻得李鴈門為援吾事濟矣因遣使傳詔徵兵明年李克用領軍至大敗巢賊收復京城其倡義啓導之功實重榮居首京師平以功檢校太尉同平章事瑯琊郡王光啓元年僖宗還京喪亂之後六軍初復國藏虛竭觀軍容使田令孜奏以安邑解縣兩池權課直屬省司以充贍給舊事河中節度兼推使每年額輸省課重榮累表論列既循往例特大功令孜不許奏請移重榮為定州節度制不奉詔令孜率

禁軍攻之屯于沙苑為重榮擊敗之十二月令孜挾天子出幸寶雞太原聞之乃與重榮入援京師遣使迎駕還宮令孜尤懼却劫幸山南及朱玫立襄王稱制重榮不受命會太原之師於河西以圖興復明年王行瑜殺朱玫僖宗反正重榮之忠力居多重榮用法稍嚴季年尤甚部下常行儒者嘗有所譴罰深銜之光啓三年六月行儒以兵攻府第重榮夜出於城外別墅詰旦為行儒所害行儒乃推重盈為帥重盈既立誅行儒與其黨安集軍民乾寧初重盈卒軍府推行軍司馬王珂為留後重盈子珙時為陝帥瑤為絳州刺史珂即重榮尤重簡子出繼重榮繇是爭為蒲帥瑤珙上章論列又與朱溫書云珂非吾兄弟子家之蒼頭也小字蟲兒安得繼嗣珂上章云亡父有興復之功遣使求援於太原太原保薦於朝珙厚結王行瑜李茂貞韓建為援三鎮互相表薦昭宗詔諭之曰吾以太原與重榮有再造之功已俞其奏矣故明年五月茂貞等三人率兵入觀賊害時政請以河中授珙瑤瑤連兵攻河中李克用怒出師討三鎮瑤珙兵退克

用拔絳州斬瑤乃師於渭北天子以珂為河中節度授以旄鉞仍充
供軍糧料使既誅王行瑜克用以女妻之珂親至太原太原令李嗣
昭將兵助珂攻珙珙每戰頻敗珙性慘刻人有踰犯必斬首置於座
前言笑自若部下咸苦之因其削弱皆懷離叛光化二年六月部將
李璠殺珙自稱留後光化末朱溫初伏鎮定將圖關輔屬劉季述廢
立之際京師倏擾崔胤潛乞師於汴以圖反正溫謂其將張存敬侯
言曰王珂恃太原之勢侮慢藩鄰骨肉相殘自大其事爾為我持一
繩以縛之存敬等率兵數萬渡河由含山出其不意天復元年正月
兵攻晉絳珂將絳州刺史陶建釗晉州刺史張漢瑜既無備即開門
降溫令別將何緡守晉州扼其援路二月存敬大軍逼河中珂遣告
急於太原晉絳既當兵衝援師不能進珂妻書告太原曰賊勢攻逼
朝夕為俘囚乞食大梁大人安忍不救克用曰賊阻前途眾寡不敵
救則與爾兩亡可與王郎歸朝廷珂計無從出即謀歸京師又使人
告李茂貞曰聖上初返正詔藩鎮無相侵伐同匡王室朱公不顧國

家約束卒遣賊臣急攻敝邑則朱公之心可見矣敝邑若亡則同華
邠政非諸君所能保也天子神器拱手而授人矣此自然之勢也公
可與華州令公早出精銳固潼關以應敝邑僕自量不武請於公之
西偏求為鎮守此地請公有之關西安危國祚延促繫公此舉也茂
貞不答珂勢蹙將渡河歸京師人情離合時河橋毀圮凌斯鯁塞舟
楫難濟珂族艤舟有曰珂夜自慰論守陴者默然無應牙將劉訓夜
半至珂寢門珂叱之曰兵欲反耶訓解衣袒索曰公苟懷疑訓請斷
臂珂曰事勢如何計將安出訓曰若夜出整棹待濟人必爭舟苟一
夫鷁張其禍莫測不如俟明旦以情諭三軍願從者必半然後登舟
赴關可以前濟不然則召諸將校旦為款狀以緩賊軍徐圖向背策
之上也珂然之即登城謂存敬曰吾於汴王有家世事分公宜退舍
俟汴王至吾自聽命存敬即日退舍三月朱溫自洛陽至先哭於重
榮之墓悲不自勝陳辭致祭蒲人聞之感悅珂欲面縛牽羊以見溫
報曰太師阿舅之恩何時可忘耶郎君若以亡國之禮相見黃泉其

謂我何及珂出迎之於路握手歎歎聯轡而入居半月以存敬守河
中珂舉家從于汴後温令珂入覲遣人殺之於華州傳舍自重榮初
帥河中傳至珂二十年

王處存京兆萬年縣勝業里人世隸神策軍爲京師富族財產數百
萬父宗自軍校累至檢校司空金吾大將軍左街使遙領興元節度
宗善興利乘時貿易由是富擬王者仕官因資而貴侯服王食僮奴
萬指處存起家右軍鎮使累至駙衛將軍左軍巡使乾符六年十月
檢校刑部尚書義武軍節度使明年黃巢犯關僖宗出幸處存號哭
累日不俟詔命即率本軍入援遣二千人問道往山南衛從車駕時
李都守河中降賊會王重榮斬僞使通使於處存乃同盟誓師營於
渭北時巢賊僭號天下藩鎮多受其僞命唯鄭畋守鳳翔鄭從謹守
太原處存王重榮首倡義舉以招太原俄而鄭畋破賊前鋒王鐸自
行在至故諸鎮翻然改圖以出勤王之師中和元年四月涇原行軍
唐弘夫敗賊將林言尚讓軍乘勝進逼京師處存自渭北親選驍卒

五千皆以白縑爲號夜入京城賊已遁去京師故人見處存遮道慟
哭歡呼塞路軍人皆釋兵爭據第宅坊市少年多帶白號雜軍人翌
日賊偵知自灞上復襲京師市人以為王師歡呼迎之處存爲賊所
迫收軍還營賊怒召集兩市丁壯七八萬併殺之血流成渠處存家
在京師世受國恩以賊寇未平蹙蹙出符每言及時事未嘗不喑鳴
流涕諸軍義之前後遣使十輩迎李克用既奔岷姻好特相款昵洎
收京師王鐸第其功勤王舉義處存爲之最收城破賊克用爲之最
以功檢校司空後又遣大將張公慶率勁兵三千合諸軍滅賊巢於
泰山以功檢校司徒田令孜討王重榮詔處存爲河中節度處存上
章申理言重榮無罪有大功於國不宜輕有除改以搖藩鎮之心初
幽鎮兩藩兵甲強盛易定於其間疲於侵寇及匡威得志驕盈恒欲
兼并之賴與太原姻好每爲之援處存亦睦鄰以禮優撫軍民折節
下士人多歸之以至抗衡列鎮累加侍中檢校太尉乾寧二年九月
卒年六十五贈太子太師謚曰忠肅三軍以河朔舊事推其子副大

使郃為留後朝廷從而命之授以旄鉞尋加檢校司空同平章事累至太保光化三年七月汴將張存敬進寇幽州旋入祁溝郃遣馬步都將王處直將兵拒之為存敬所敗退營沙河汴人進擊營於懷德驛處直之衆奔撓城中大恐十月郃委城雋族奔於太原太原累表覆檢校太尉天復初卒於晉陽其弟鄴克用以女妻之歷嵐石沔三州刺史大同軍防禦使天祐中卒

處直字允明處存母弟也初為定州後院軍都知兵馬使汴人入寇處直拒戰不利而退三軍大譟推處直為帥及郃出奔乃權留後事汴將張存敬攻城梯衝雲合處直登城呼曰敵邑於朝廷未嘗不忠於藩鄰未嘗失禮不虞君之涉吾地何也朱溫遣人報之曰何以附太原而弱鄰道處直報曰吾兄與太原同時立勳王室地又親鄰脩好往來常道也請從此改圖溫許之仍歸罪於孔目吏梁問出絹十萬匹牛酒以犒汴軍存敬脩盟而退溫因表授旄鉞檢校左僕射天祐元年加大保封太原王後仕偽梁授北平王檢校太尉不數歲復

於莊宗後十餘年為其子都廢歸私第尋卒年六十一
諸葛爽青州博昌人役屬縣為伍伯為令所督乃弃役以里謳自給會龐勛之亂乃委身為徐卒累軍功至小校官軍討徐龐勛勢蹙率百餘人與泗州守將陽羣歸國累授汝州防禦使李琢為招討使討沙陁於雲州表爽為副廣明元年賊陷京師詔爽率代北行營兵馬赴難關中爽軍屯櫟陽潼關不守車駕出幸爽乃降賊巢以爽為河陽節度使巢賊敗復表歸國進位檢校司徒時魏博韓簡軍勢方盛中和元年四月魏人攻河陽大敗爽軍於修武爽弃城遁走簡令大將守河陽乃出師討曹全最於鄆州十月孟州人復誘爽爽自金商率兵千人復入河陽乃犒勞魏人令趙文珣率之而去十一月爽攻新鄉簡自鄆來逆戰軍於獲嘉西北時簡將引魏人入趨關輔誅除巢孽自有圖王之志三軍屢諫不從偏將樂彥禎因衆心搖說激之牙軍奔歸魏州爽軍乘之簡鄉兵八萬大敗奔騰亂死清水為之不流明年正月簡為牙軍所殺爽軍由是大振及巢賊將敗爽復歸國

爽雖起群盜既貴之後善於爲理所至法令澄清人無怨歎人士以此多之光啓二年爽卒帳中將劉經張言以爽子仲方爲孟帥俄而蔡賊孫儒率衆攻之城陷於賊仲方歸於汴儒遂據孟州

高駢字千里幽州人祖崇文元和初功臣封南平王自有傳父承明神策虞候駢家世仕禁軍幼而朗拔好爲文多與儒者遊喜言理道兩軍中貴翕然稱重乃縶之勇爵累遷神策都虞候會党項羗叛令率禁兵萬人戍長武城時諸將禦羗無功唯駢伺隙用兵出無不捷懿宗深嘉之西蕃寇邊移鎮秦州尋授秦州刺史本州經略使先是李琢爲安南都護貪於貨賄虐賦夷獠人多怨叛遂結蠻軍合勢攻安南陷之自是累年亟命將帥未能收復五年移駢爲安南都護至則匡合五管之兵暮年之內招懷溪洞誅其首惡一戰而蠻卒遁去收復交州郡邑又以廣州饋運艱澁駢視其水路自交至廣多有巨石梗途乃購募工徒作法去之由是舟楫無滯安南儲備不乏至今賴之天子嘉其才遷檢校工部尚書鄆州刺史天平軍節度觀察等

使治鄆之政民吏歌之南詔蠻寇雋州渡瀘肆掠乃以駢爲成都尹劔南西川節度觀察等使蜀土散惡成都比無垣墉駢乃計每歲完葺之費稅之以博甍雉堞由是完堅傳檄雲南以兵戡境講信修好不敢入寇進位檢校尚書右僕射江陵尹荆南節度觀察等使乾符四年進位檢校司空潤州刺史鎮海軍節度浙江西道觀察等使進封燕國公時草賊王仙芝陷荆襄宋威率諸道帥討逐其衆離散過江表天子以駢前鎮鄆軍民畏服仙芝徒黨鄆人也故授駢京口節鉞以招懷之尋授諸道兵馬都統江淮鹽鐵轉運等使駢令其將張璘梁縝分兵討賊前後累捷降其首領數十人賊南趨嶺表天子嘉之六年冬進位檢校司徒揚州大都督府長史淮南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兵馬都統鹽鐵轉運使如故駢至淮南繕完城壘招募軍旅士客之軍七萬乃傳檄徵天下兵威望大振朝廷深倚賴之進位檢校太尉同平章事旣而黃巢賊合仙芝殘黨復陷湖南浙西州郡衆號百萬巢據廣州求天平節鉞朝廷議欲以南海節鉞授之宰相盧

馮與駢素善以駢前在浙西已立討賊之効今方集諸道之師於淮
甸不宜捨賊以弱士心鄭畋議且宜假賊方鎮以紓難二人爭論於
朝以言詞不遜由是兩罷之駢方持兵柄聞朝議異同心頗不平之
廣明元年夏黃巢之黨自嶺表北趨江淮由採石渡江張璠勒兵天
長欲擊之駢怨朝議有不附已者欲賊縱橫河洛今朝廷聳振則從
而誅之大將畢師鐸曰妖賊百萬所經鎮戍若蹈無人之境今朝廷
所恃者都統破賊要害之地唯江淮為首彼眾我寡若不據津要以
擊之俾北渡長淮何以扼東中原陷覆必矣駢駭然曰君言是也即
令出軍有愛將呂用之者以左道媚駢駢頗用其言用之懼師鐸等
立功即奪已權從容謂駢曰相公勲業高矣妖賊未殄朝廷已有間
言賊若盪平則威望震主功居不賞公安校駕耶為公良畫莫若觀
釁自求多福駢深然之乃止諸將但握兵保境而已其年冬賊陷河
洛中使促駢討賊冠蓋相望駢終逗撓不行既而兩京覆沒盧攜死
駢大閱軍師欲兼并兩浙為孫策三分之計天子在蜀亟命出師中

和二年五月雉雒於揚州麻舍占者云野鳥入室軍府將空駢心惡
之其司盡出兵於東塘結壘而處每日教閱如赴難之勢仍與浙西
周寶書請同入援京師寶大喜即點閱將赴之遣人偵之知其非實
駢在東塘凡百日復還廣陵蓋穰雖進之異也僖宗知駢無赴難意
乃以宰臣王鐸為京城四面諸道行營兵馬都統崔安潛副之韋昭
度領江淮鹽鐵轉運使增駢階爵使務並停駢既失兵柄又落利權
攘袂大詬累上章論列語詞不遜其末章曰臣伏奉詔命令臣自省
更勿依違者臣仰天訴地血淚交流如劍戟攢心若湯火在已只如
黃巢大寇圍逼天長小城四旬有餘竟至敗走臣散徵諸道兵甲盡
出家財賞給而諸道多不發兵財物即為已有縱然遣使徵得勅旨
不許過淮其時黃巢殘兇纔及二萬經過數千里軍鎮盡若無人只
如潼關已東止有一徑其為險固甚於井陘豈有狂寇奔衝略無阻
礙即百二之地固是虛言神策六軍此時安在陛下蒼黃西去內官
奔命東來黎庶盡被殺傷衣冠悉遭屠戮今則園陵開設宗廟荆榛

遠近痛傷遐邇嗟怨雖然姦臣未悟陛下猶迷不思宗廟之焚燒不
痛園陵之開毀臣之痛也實在於斯此事見之多年不獨知於今日
況自萑蒲盜起朝廷徵用至多上至帥臣下及裨將以臣所料悉可
坐擒用此為謀安能辦事陛下今用王鐸畫土兵權誠知狂寇必殲
梟巢即覆臣請禮至宣尼射於巽相之圃蓋觀者如堵檣使子路出
延射曰潰軍之將亡國之大夫與為人後者不入於射也嚴誠如斯
圖功也豈宜容易陛下安忍委敗軍之將陪一儒臣崔安潛到處貪
殘只如西川可為驗矣委之副貳詎可平戎况天下兵驕在處僭越
豈二儒士能戢彊兵萬一乖張將何救助願陛下下念黎庶上為宗
祧無使百代有抱恨之臣千古留刮席之恥臣但慮寇生東土劉氏
復興即軼道之災豈獨往日乞陛下稍留神慮以安宗社今賢才在
野儉人滿朝致陛下為亡國之君此等計將安出伏乞戮賣官鬻爵
之輩徵鯁直公正之人委之重難置之左右剋復宮闕莫尚於斯若
此時謗誹忠臣沉埋烈士匡復宗社未見有期臣受國恩深不覺語

切無任憂懼之至詔報駢曰省表具悉卿一門忠孝三代勲庸銘於
景鍾煥在青史卿承祖父之訓襲弓冶之基起自禁軍從微至著始
則囊錐露穎稍有知音尋則天驥呈才急於試劾自秦州經略使授
交趾節旄聯翩寵榮汗漫富貴未嘗斷絕僅二十年卿報國之功亦
可悉數最顯赫者安南拒蠻至今海隅尚守次則汶陽之日政聲洽
平泊臨成都脅歸驃信三載之內亦無侵凌創築羅城大新錦里其
為雄壯實少比儔渚宮不暇於施為便當移鎮建鄴纔聞於安靜旋
即渡江自到廣陵併鍾多壘即亦招降草寇救援臨淮大約昭灼功
勲不大於此數者朝廷累加渥澤靡愆徽章位極三公兵環大鎮銅
鹽重務縮握約及七年都統雄藩幅圓幾於萬里朕瞻如太華倚若
長城凡有奏論無不依允其為託賴豈愧神明自黃巢肆毒咸京卿
並不離隋苑豈金陵苑水能遮鵝鸛之雄風伯雨師終阻帆檣之利
自聞歸止寧免鬱陶卿既安住蕪城鄭畋以春初入覲遂命上相親
領師徒因落卿都統之名固亦不乖事例仍加封實貴表優恩何迺

疑忿太深指陳過當移時省讀深用震嗟聊舉諸條粗申報復卿表
云自是陛下不用微臣固非微臣有負陛下者朕拔卿汶上超領劔
南荆潤維揚聯居四鎮縮利則牢盆在手主兵則都統當權直至京
北京南神策諸鎮悉在指揮之下可知董制之雄而乃貴作司徒榮
爲太尉以爲不用何名爲用乎卿又云若欲俯念舊勳佇觀後効何
不以王鐸權位與臣主持必能糾率諸侯誅鋤羣盜者朕緣久付卿
兵柄不能翦滅元兇自天長漏網過淮不出一兵襲逐奄殘京國首
尾三年廣陵之師未離封部忠臣積望勇士興譏所以擢用元臣誅
夷巨寇心期貔武便掃攬槍卿初委張璘請放却諸道兵士辛勤召
置容易放還璘果敗亡巢益顛越卿前年初夏逞發神機與京中朝
貴書題云得靈僊教導芒種之後賊必蕩平尋聞圍逼天長必謂死
在卿手豈知魚跳鼎釜狐脫網羅遽過長淮竟爲大憝都統旣不能
禦遏諸將更何以枝梧果致連犯關河繼傾都邑從來倚仗之意一
日控告無門凝睇東南惟增悽惻及朕蒙塵入蜀宗廟汚於賊庭天

下人心無不雪涕旣知曆數猶在謳謠未移則懷忠拗怒之臣貯
難除姦之志便須果決安可因循况恩厚者其報深位重者其心急
此際天下義舉皆望淮海率先豈知近輔儒臣先爲首唱而窮邊勇
將誓志平戎關東寂寥不見干羽泊乎初秋覽表方云仲夏發兵便
詔軍前并移汶上喜聞兵勢渴見旌幢尋稱宜潤阻艱難從天討謝
玄破符堅於肥水裴度平元濟於淮西未必儒臣不如武將卿又云
若不斥逐邪佞親近忠良臣旣不能保家陛下豈能安國忽當今日
棄若寒灰者未委誰是忠良誰爲邪佞終日寵榮富貴何嘗不保其
家無人扞禦寇戎所以不安其國豈有位兼將相使帶銅鹽自謂寒
灰真同浪語卿又云不痛園陵之開毀不念宗廟之焚燒臣實痛之
實在茲也且龜玉毀於櫝中誰之過也鯨鯢漏於網外抑有其由卿
手握強兵身居大鎮不能遮圍擒戮致令脫漏猖狂雖則上繫天時
抑亦旁由人事朕自到西蜀不離一室之中屏棄笙歌杜絕遊獵蔬
食適口布服被身焚香以望園陵雪涕以思宗廟省躬罪已不敢違

安姦臣未悟之言誰人肯認陛下猶迷之語朕不敢當卿又云自來所用將師上至帥臣下及裨將以臣所料悉可坐擒用此為謀安能集事者且十室之邑猶有忠信天下至大豈無英雄況守固城池悉嚴兵甲縱非盡美安得平欺卿尚不能縛黃巢於天長安能坐擒諸將只如拓拔思恭諸葛爽輩安能坐擒耶勿務大言不堪垂訓卿又云王鐸是敗軍之將兼微引嬰相射義者昔曹沫三敗終復魯讎孟明再奔竟雪秦恥近代汾陽尚父咸寧太師亦曾不利鼓聲尋則功成鍾鼎安知王鐸不立大勲卿又云無使百代有抱恨之臣千古留刮席之恥但慮寇生東土劉氏復興即軹道之災豈獨往日者我國家景祚方遠天命未窮海內人心尚樂唐德朕不荒酒色不虧刑名不結怨於生靈不貪財於富縣自知運曆必保延洪況巡省已來禎祥荐降西蜀半年之內聲名又以備全塞北日南悉來朝貢黠戛善闡並至梯航但慮天宮建中未如今日清宮復國必有近期卿云劉氏復興不知誰為其首遽言刮席之恥比朕於劉盆子耶仍憂軹道

之災方朕於秦子嬰也雖稱直行何太罔誣三復斯言尤深駭異卿又云賢才在野儉人滿朝致陛下為亡國之君此子等計將安出伏乞戮賣官鬻爵之輩徵鯁直公正之臣者且唐虞之世未必盡是忠良今巖野之間安得不遺賢彥朕每令銓擇亦遣訪求其於選將料兵安人救物但屬收復之業講求理化之基自有長才同匡大計賣官鬻爵之士中外必不有之勿聽狂辭以資游說且朕遠違宮闕寄寓巴邛所失恩者甚多尚不與怨卿落一都統何足介懷況天步未傾皇綱尚整三靈不昧百度猶存但守君臣之軌儀正上下之名分宜遵教約未可隳凌朕雖冲人安得輕侮但以知卿歲久許卿分深貴存終始之恩勿貯猜嫌之慮所宜深省無更過言駢始以兵權欲臨藩鎮吞併江南一朝失之威望頓減陰謀自阻故累表堅論欲其復故明年四月王鐸與諸道之師敗賊關中收復京城駢聞之悔恨萬狀而部下多叛計無所出乃託求神仙屏絕戎政軍中可否取決於呂用之光啓初僖宗再幸山南李煜僭號偽授駢中書令諸道兵

馬都統江淮鹽鐵轉運等使駢方怨望而甘於偽署稱藩納賄不絕於途宴安自得日以神仙爲事呂用之又薦暨工諸葛殷張守一有長年之術駢並署爲牙將於府第別建道院院有迎仙樓延和閣高八十尺飾以珠璣金鈿侍女數百皆羽衣霓服和聲度曲擬之鈞天只與用之守一三人授道家法錄談論於其間賓佐罕見其面府第有隋煬帝所造門屋數間俗號中書門最爲宏壯光啓元年無故自壞明年淮南饑蝗自西來行而不飛浮水緣城而入府第道院竹木一夕如翦經像幢節皆齧去其首撲之不能止旬日之內蝗自食噉而盡其年九月雨魚是月十日夜大星隕于延和閣前其聲如雷火光燦地自二年十一月雨雪陰晦至三年二月不解比歲不稔食物踊貴道殣相望饑骸蔽地是月浙西周寶爲三軍所逐駢喜以爲妖異當之三月蔡賊過淮口駢令畢師鐸出軍禦之師鐸與高郵鎮將張神劔鄭漢漳等率行營兵反攻揚州四月城陷師鐸囚駢於道院召宣州觀察使秦彥爲廣陵帥旣而蔡賊揚行密自壽州率兵三萬

乘虛攻城城中米斗五十千餓死大半駢家屬並在道院秦彥供給甚薄薪蒸亦闕奴僕徹延和閣欄檻煮葦帶食之互相篡啖駢召從事盧沈謂之曰予三朝爲國粗立功名比擺脫塵埃自求清淨非與人出爭利一旦至此神道其何望耶掩涕不能已初師鐸之入城也愛將申及謂駢曰逆黨人數不多即日弛於防禁願奉令公潛出廣陵依投支郡以圖雪恥賊不足平也若持疑不決及旦夕不得在公左右駢怯懼不能行其謀九月師鐸出城戰敗慮駢爲賊內應又有尼奉仙自言通神謂師鐸曰揚府災當有大人死應之自此善也秦彥曰大人非高令公耶即令師鐸以兵攻道院侍者白駢曰有賊攻門曰此秦彥來整衣候之俄而亂卒并階曳駢數之曰公上負天子恩下陷揚州民淮南塗炭公之罪也駢未暇言首已墮地矣駢旣死左右奴客踰垣而遁入行密軍行密聞之舉軍縞素繞城大哭者竟日仍焚紙奠酒信宿不已駢與兒姪死於道院都一坎瘞之裹之以氈行密入城以駢孫俞爲判官令主喪事葬送未行而俞卒後故吏

曠師虔收葬之初師鐸入城呂用之張守一出奔楊行密詐言所居有金行密入城掘其家地下得銅人長三尺餘身被桎梏釘其心刻高駢二字於胷蓋以魅道厭勝蠱惑其心以至族滅

畢師鐸者曹州冤胸人乾符初與里人王仙芝嘯聚爲盜相與陷曹鄆荆襄師鐸善騎射其徒目爲鷄子仙芝死來降高駢初敗黃巢於浙西皆師鐸梁纘之効也頗寵待之駢末年惑於呂用之舊將俞公楚姚歸禮皆爲用之讒構見殺師鐸意不自安有愛妾復爲用之所奪光啓三年三月蔡賊楊行密逼淮口駢令師鐸率三百騎戍高郵戍將張神劍亦怒用之兩人謀自安之計用之伺知亟請召還師鐸母在廣陵遣信令師鐸遁去或謂師鐸曰請殺神劍併高郵之兵趨府令公必殺用之爲解又曰不如投徐州則身存而家保師鐸曰非計也呂用之誑惑主帥塗炭生民七八年來鬼怒人怒今日之事安知天不假予誅妖亂而康淮甸耶又曰鄭漢璋是我歸順時副使常切齒於用之今率精兵在淮口聞吾此舉即樂從也乃趨淮口與漢

璋合得兵千人又相與至高郵問計於張神劍神劍曰公見事晚耶用之一妖物耳前受襄王偽命作鎮廣州遲留不行志圖淮海節鎮令公已奪其魄彼一旦成事焉能北面事妖物耶即割臂血爲盟推師鐸爲盟主稱大丞相移檄郡縣以誅用之守一爲名乃署其卒長唐宏王朗格玄真倪詳逯本趙簡等分董其卒三千人四月趨廣陵營於大明寺揚州大駭呂用之分兵城守高駢登延和閣聞鼓譟聲怪之用之曰師鐸兵士迴戈止遏不得適已隨宜處置公幸勿憂苟不聽徒勞玄女一符耳師鐸陳兵數日用之屢出戰師鐸憂其不尅求救于宣州秦彥曰苟得廣陵則迎公爲帥彥令牙將秦稠率兵三千助之師鐸門客畢慕顏自城中出曰人心已離破之必矣秦稠軍至兵威漸振駢聞甚憂謂用之曰吾以心腹仗爾不能駕馭此輩悞我何多百姓遭罹飢饉不可虐用吾自枉手札喻師鐸可令大將一人自行用之即以其黨許戡送駢書師鐸怒曰梁纘韓問何在令爾來耶即斬之用之選勁兵自衛一日至道院駢叱去之乃令猶子傑

握牙兵令師鐸母作書遣大將古鏐與師鐸子出城喻之師鐸令子
還白曰不敢負令公恩德正為淮南除弊但斬用之守一即日退還
高郵秦稠攻西南隅城中應之即日城陷呂用之由叅佐門遁走駢
聞師鐸至改服俟之與師鐸交拜如賓王之儀即日署為節度副使
漢璋神劔皆署職事秦稠點閱府庫監守之仍密召彥於宣州或謂
師鐸曰公昨舉兵誅二妖物故人情樂從今軍府已安以事理論之
公宜還政高公自典兵馬戎權在手取捨自由藩鄰聞之不失大義
議者皆言秦稠破城之日已召秦彥彥若為帥兵權非足下有也公
感其援但以金玉報之阻其渡江最為上策若秦彥作帥則楊行密
朝聞夕至如高令復帥外寇必自卷懷師鐸猶豫未決而秦彥軍至
五月彥為節度使署師鐸為行軍司馬移居牙外心頗不悅是月楊
行密引軍攻揚州彥兵拒戰繼敗八月師鐸與鄭漢璋出軍萬人擊
行密皆大敗而還自是不復出九月師鐸殺高駢十月秦彥師鐸突
圍而遁十一月秦彥師鐸引蔡賊孫儒之兵三萬圍揚州行密求救

于汴朱全忠遣大將李審率師淮口以為聲援孫儒以廣陵未下而
汴卒來又慮秦彥師鐸異志四年正月孫儒斬秦彥師鐸于高郵之
南鄭漢璋亦死焉

秦彥者徐州人本名立為卒隸徐州乾符中坐盜繫獄將死夢人謂
之曰爾可隨我及寤械破乃得逸去因改名彥乃聚徒百人殺下邳
令取其資裝入黃巢軍巢兵敗於淮南乃與許勅俱降高駢累奏授
和州刺史中和二年宣歙觀察使竇滂病彥以兵襲取之遂代滂為
觀察使朝廷因而命之光啓二年揚州牙將畢師鐸囚其帥高駢懼
外寇來侵乃迎彥為帥彥召池州刺史趙錕知宣州事自率衆入揚
州師鐸推彥為帥五月壽州刺史楊行密率兵攻彥遣其將張神劔
令統兵屯灣頭山光寺行密屯大雲寺北跨長崗前臨大道自揚子
江北至槐家橋柵壘相聯秦彥登城望之懼形於邑令秦稠師鐸率
勁卒八千出關為行密所掩盡沒稠死之彥急求援於蘇州刺史張
雄雄率兵赴之屯于東塘重圍半年城中芻糧並盡草根木實市肆

藥物皮囊革帶食之亦盡外軍掠人而賣人五十千死者十六七縱存者鬼形鳥面氣息奄然張雄多軍糧相約交市城中以寶貝市米金一斤通犀帶一得米五升雄軍得貨不戰而去九月畢師鐸出戰又敗自是日與秦彥相對嗟惋問神尼奉仙何以獲濟尼曰走為上計也十月彥與師鐸突圍投孫儒立為所殺江淮之間廣陵大鎮富甲天下自師鐸秦彥之後孫儒行密繼踵相攻四五年間連兵不息廬舍焚蕩民戶喪亡廣陵之雄富掃地矣

特溥彭城人徐之牙將黃巢據長安詔徵天下兵進討中和二年武寧軍節度使支詳遣溥與副將陳璠率師五千赴難行至河陰軍亂剽河陰縣迴溥招合撫諭其眾復集懼罪屯于境上詳遣人迎犒悉恕之溥乃移軍向徐州既入軍人大呼推溥為留後送詳於大彭館溥大出資裝遣陳璠援詳歸京詳宿七里亭其夜為璠所殺舉家屠害溥以璠為宿州刺史竟以違命殺詳溥誅璠又令別將帥軍三千赴難京師天子還宮授之節鉞及黃巢攻陳州秦宗權據蔡州與賊

連結徐蔡相近溥出師討之軍鋒益盛毒賊屢捷黃巢之敗也其將尚讓以數千人降溥後林言又斬黃巢首歸徐州時溥功居第一詔授檢校太尉中書令鉅鹿郡王宗權未平仍授溥徐州行營兵馬都統蔡賊平朱全忠與之爭功遂相嫌怨淮南亂朝廷以全忠遙領淮南節度以平孫儒行密之亂汴人應援路出徐方溥阻之全忠怒出師攻徐自光啓至太順六七年間汴軍四集徐泗三郡民無耕稼頻歲水災人喪十六七溥窮蹙求和于汴全忠曰移鎮則可然之朝廷以尚書劉崇望代溥以溥為太子太師溥懼出城見害不受代汴將龐師古陳兵于野溥求援于兗州朱瑾出兵救之值大雪糧盡而還城中守陴者飢甚加之病疫汴將王重師牛存節夜乘梯而入溥與妻子登樓自焚而卒景福二年四月也地入于汴

朱瑄宋州人父慶盜鹽抵法瑄逃於青州為王敬武牙卒中和初黃巢據長安詔徵天下兵敬武遣牙將曹全晟率兵三千赴難關西瑄已為軍候會青州警急敬武召全晟還路由鄆州時鄆帥薛崇為草

賊王仙芝所殺鄆將崔君裕權知州事全最知其兵寡襲殺君裕據
有鄆州自稱留後以瑄有功署為濮州刺史留將牙軍光啓初魏博
韓簡欲兼并曹鄆以兵濟河收鄆全最出兵逆戰為魏軍所敗全最
死之瑄收合殘卒保州城韓簡攻圍半年不能拔會魏軍亂退去朝
廷嘉之授以節鉞時瑄有衆三萬其弟瑾勇冠三軍有爭天下之心
秦宗權之盛也屢侵鄆汴朱全忠為賊所攻甚窘求救於瑄瑄令朱
瑄出師援之擊敗秦宗權全忠乃與瑄情極隆厚全忠狡譎翻覆虎
視潘鄆會宗權誅乃急攻徐州時溥求援于瑄瑄與全忠書請釋溥
備奸偽許之瑄以恩及全忠遣使讓之又令朱瑾出軍援溥及徐泗
平全忠乃移兵攻鄆三四年間每春秋入其境剽掠人不得耕織民
為保者十五六瑄禦備殫竭景福末與弟瑾合兩鎮之兵與汴人大
戰于魚山下瑄瑾俱敗兵士陷沒溥將朱友裕以長壘圍之乾寧四
年正月城中食竭瑄與妻榮氏出奔至中都為野人所害傳首汴州
榮氏至汴州為尼

朱瑾瑄之母弟驍果善戰初乾符末朝廷以將軍齊克讓為兗州節
度瑾將襲取之乃求婚於克讓及親迎瑾選勇士衛從禮會之夜竊
發逐克讓遂據城稱留後朝廷不獲已以節鉞授之及朱瑄平汴人
移兵攻兗經年食盡瑾出城求食比還為別將所拒不得入乃渡淮
依揚行密行密寵待之用為壽州刺史大敗汴軍于清口自此全忠
不敢以兵渡淮瑾楊溥時謀亂為徐知訓所殺

史臣曰疾風知勁草世亂見忠臣誠哉是言也土運中微賊巢僭越
潘伯勤王赴難者率有聲而無實唯重榮斬賊使於近關處存舉義
師於安喜橫身泣赴不顧禍患遂得義徒雲合逆黨勢窮宜乎服冕
乘軒傳家胙土而重榮傷於峻法豈而少恩禍發輿臺誠悲枉橫高
駢起家禁旅頗立功名玩寇崇妖致茲狼籍後來勳德可誠前車瑄
溥不以善取固宜凶終瑾持此狼心安逃虎口王綱之紊羣盜及茲
復何言哉

贊曰王者撫運居安慮危不以德處即為盜闕乾坤盪覆生聚流離

以天命不易誠之以大義滅親使居無過之地永享不貲之福與國終始不失其所以親也易曰震來虩虩恐致福也又曰父子嘻嘻失家節也與其愛而失節曷若懼而致福魏氏懲漢人之敗著矯枉之法幼主嗣位母后不得臨朝外氏無功時主不得封爵雖曰刻薄而下甄之族竟無大過皇唐受命長孫實氏以勲賢任職而武氏韋氏以及盈滿致覆夫廢興者豈天命哉蓋人事也實威長孫無忌各自有傳其餘載其得失為外戚傳以存鑒誡焉

獨孤懷恩元貞皇后弟之子也父整隋涿郡太守懷恩幼時以獻皇后之姪養於宮中後仕為鄴縣令高祖平京城授長安令在職嚴明其得時譽及高祖受禪擢拜工部尚書時虞州刺史韋義節擊堯君素於蒲州而義節文吏怯懦頻戰不利高祖遣懷恩代惣其衆懷恩督兵城下為賊所拒頻戰不利高祖切讓之因是怨望高祖嘗戲之曰弟姑子悉為天子次當勇子乎懷恩遂自以為符命每扼腕曰我家豈女獨富貴耶由是陰圖異計時虞鄉南山多羣盜劉武周將宋金剛寇陷澧州高祖采發

關中卒以隸太宗屯於栢壁懷恩遂與解縣令榮靜前五原縣主簿元君寶謀引王行本兵及武周連和與山賊劫永豐倉而斷栢壁糧道割河東地以啗武周事臨發會夏縣人呂崇茂殺縣令據縣起兵應武周高祖遣懷恩與永安王孝基陝州惣管于筠內史侍郎唐儉攻崇茂宋金剛潛兵來襲諸將盡沒君寶與開府劉讓亦同陷于賊中遂洩懷恩之謀既而懷恩逃歸高祖復令率師攻蒲州唐儉在賊中說賊將尉遲敬德請使讓還連和罷兵遂使發其事會堯君素為其下所殺小帥王行本以蒲州降懷恩勒兵入據其城高祖將濟河已御舟矣會讓至迺使召懷恩懷恩不知事已洩輕舟來赴及中流而執之收其黨按驗遂誅之時年三十六籍沒其家

竇德明太穆順聖皇后兄之孫也祖照尚後魏文帝女義陽公主封鉅鹿公父彥襲父封仕隋為西平郡守德明少師事陳留王孝逸頗涉文史會漢王諒作亂遣其將蔡良攻黎州德明時年十八募得五千入倍道而進號令嚴整一戰破之以功累拜齊王府屬坐事免及

我師圍長安永安王孝基襄邑王神符江夏王道宗及高祖之婿竇
誕趙慈景並繫獄隋將衛文昇陰世師欲殺之德明謂文昇曰罪不
在此輩殺之無傷於彼適足招怨文昇乃止及謁見高祖竟不自言
時人稱其長者武德初拜考功郎中從太宗擊王世充頻有戰功封
顯武男貞觀初歷常安二州刺史尋卒弟德玄高宗時為左相德玄
子懷貞

懷貞少有名譽時兄弟宗族並以輿馬為事懷貞獨折節自修衣服
儉素聖曆中為清河令治有能名俄歷越州都督揚州大都督府長
史所在皆以清幹著稱神龍二年累遷御史大夫兼檢校雍州長史
時韋庶人及安樂公主等干預朝政懷貞每諂順委曲取容改名從
一以避后父之諱自是名稱日損庶人微時乳母王氏本蠻婢也特
封莒國夫人嫁為懷貞妻俗謂乳母之婿為阿翁懷貞每因謁見之
次及進表疏列在官位必曰皇后阿翁時人或以國翁呼之初無慙
色宦官用權懷貞尤所畏敬每視事聽訟見無鬚者誤以接之監察

魏傳弓嘗以內常侍輔信義尤縱暴將奏劾之懷貞曰輔常侍
深為安樂公主所信任權勢甚高言成禍福何得輒有彈糾傳弓曰
今王綱漸壞君子道消正由此輩擅權耳若得今日殺之明日受誅
無所恨懷貞無以答但固止之韋庶人敗左遷濠州司馬尋擢授益
州大都督府長史以附會太平公主累拜侍中兼御史大夫代韋安
石為尚書左僕射監脩國史賜爵魏國公睿宗為金仙王真二公主
創立兩觀料功甚多時議皆以為不可唯懷貞贊成其事躬自監役
懷貞族弟詹事司直維蓋謂懷貞曰兄位極台衮當思獻可替否以
輔明主柰何校量瓦木厠跡工匠之間欲令海內何所瞻仰也懷貞
不能對而監作如故時人為之語曰竇僕射前為韋氏國翁後作公
主邑丞言懷貞伏事公主同於邑官也先天二年太平公主逆謀事
洩懷貞懼罪投水而死追戮其屍改姓毒氏德明族弟孝謙
孝謙刑部尚書誕之子昭成順聖皇后父也則天時歷太常少卿潤
州刺史長壽二年后母龐氏被酷吏所陷誣與后呪詛不道孝謙左

遷羅州司馬而卒子希城希球希璿並流嶺南神龍初隨例雪免景雲年追贈孝謀太尉邠國公希城襲爵玄宗即位加贈孝謀太保希城等以舅氏甚見優寵希城累遷太子少傅邠國公尋卒希球官至太子賓客封異國公開元二十七年卒及卒謚曰靖希璿初賜爵畢國公後改名璉初為左散騎常侍及希球卒因授開府儀同三司玄宗以早失太后尤重外家璉兄弟三人皆國公食實封璉子鐸又尚璉又甚之天寶七年有竇勉潛交巫祝勉犯法璉坐信其詭說被停官放歸田園尋以尊老又授開府儀同三司依舊朝會十三載十二月卒玄宗哭於行在贈司徒財貨鉅萬璉從父弟維濠好學以撰著為業時宗族咸以外戚崇飾輿馬維濠獨清儉自守中書令張說黃門侍郎盧藏用給事中裴子餘皆與之親善官至水部郎中卒撰古凶禮要二十卷行於代

長孫敞文德順聖皇后之叔父也仕隋為左衛郎將煬帝幸江都留敞守京城禁苑及義旗入關率子弟迎謁於新豐從平京城以功除將作少監出為杞州刺史貞觀初坐贓免太宗以後親常令內給絹以供私費尋拜宗正少卿致仕加金紫光祿大夫累封平原郡公卒贈幽州都督謚曰良陪葬昭陵敞從父弟操周大司徒薛國公覽之子也武德中為陝東道行臺金部郎中出為陝州刺史自州東引水入城以代井汲百姓于今利之貞觀中歷洛州刺史益揚二州都督府長史並有善政二十三年以子詮尚太宗女新城公主拜岐州刺史永徽初加金紫光祿大夫賜爵樂壽男尋卒贈吏部尚書并州都督謚曰安詮官至尚衣奉御詮即侍中韓瑗妻弟也及瑗得罪事連於詮減死配流雋州詮至流所縣令希言杖殺之詮之甥有趙持滿者工書善射力搏猛獸捷及奔馬而親仁愛衆多所交結京師無貴賤皆愛慕之初為涼州長史嘗逐野馬自後射之無不洞于背腋邊人深伏之許敬宗懼其作難誣與詮及無忌同反及拷訊終無異詞且曰身可殺辭不可奪吏竟代為款以殺之

武承嗣判州都督士護之孫則天順聖皇后兄子也初士護娶相里氏生元慶元爽又娶楊氏生三女長通越王府功曹賀蘭越石次則天次適郭氏士護卒後兄子惟良懷運及元爽等遇楊氏失禮及則天立爲皇后追贈士護爲司徒周忠孝王封楊氏代國夫人賀蘭越石早卒封其妻爲韓國夫人尋又加贈士護爲太尉楊氏改封爲榮國夫人時元慶仕爲宗正少卿元爽爲少府少監惟良爲衛尉少卿榮國夫人恨其疇日薄已諷皇后抗疏請出元慶等爲外職佯爲退讓其實惡之也於是元慶爲龍州刺史元爽爲濠州刺史惟良爲始州刺史元慶至州病卒元爽自濠州又配流振州而死乾封年惟良與弟淄州刺史懷運以岳牧例集於泰山之下時韓國夫人女賀蘭氏在宮中頗承恩寵則天意欲除之諷高宗幸其母宅因惟良等獻食則天密令人以毒藥貯賀蘭氏食中賀蘭氏食之暴卒歸罪於惟良懷運乃誅之仍諷百寮抗表請改其姓爲蝮氏絕其屬籍元爽等緣坐配流嶺外而死乃以韓國夫人之子敏之爲士護嗣改姓武氏

累拜左侍極蘭臺太史襲爵周國公仍令鳩集學士李嗣真吳兢之徒於蘭臺刊正經史并著撰傳記敏之既年少色美丞於榮國夫人恃寵多愆犯則天頗不悅之感亨二年榮國夫人卒則天出內大瑞錦令敏之造佛像追福敏之自隱用之又司衛少卿楊思儉女有殊色高宗及則天自選以爲太子妃成有定日矣敏之又逼而淫焉及在榮國服內私釋衰經著吉服奏妓樂時太平公主尚幼往來榮國之家宮人侍行又嘗爲敏之所逼俄而姦汙事發配流雷州行至韶州以馬韁自縊而死承嗣元爽子也敏之死後自嶺南召還拜尚衣奉御襲祖爵周國公俄遷秘書監則天臨朝追尊士護爲忠孝太皇置崇先府官屬五代祖已下皆爲王嗣聖元年以承嗣爲禮部尚書尋除太常卿同中書門下三品垂拱中轉春官尚書依舊知政事載初元年代蘇良嗣爲文昌左相同鳳閣鸞臺三品兼知內史事天授元年於東都創置武氏七廟追尊周文王爲始祖文皇帝王子武爲睿祖康皇帝云武氏之先也后五代祖贈太原靖王居常爲嚴祖成

皇帝高祖贈趙肅恭王克己為肅祖章敬皇帝曾祖贈魏康王儉為
烈祖昭安皇帝祖贈周安成王華為顯祖文穆皇帝考忠孝太皇為
太祖孝明高皇帝妣皆隨帝號曰皇后元慶為梁憲王元爽為魏德
王又追封伯父及兄弟俱為王諸姑姊為長公主於是封承嗣為魏
王元慶子夏官尚書三思為梁王后從父兄子納言攸寧為建昌王
太子通事舍人攸歸為九江王司禮卿重規為廣平王左衛親府中
郎將載德為潁川王右衛將軍攸暨為千乘王司農卿懿宗為河內
王左千牛中郎將嗣宗為臨川王右衛勳二府中郎將攸宜為建安
王尚乘直長攸望為會稽王太子通事舍人攸緒為安平王攸止為
恒安王又封承嗣男延基為南陽王延秀為淮陽王三思男崇訓為
高陽王崇列為新安王后兄子贈陳王承業男延暉為嗣陳王延祚
為咸安王承嗣嘗諷則天革命盡誅皇室諸王及公卿中不附已者
承嗣從父第三思又盛贊其計天下于今寃之俄又賜承嗣實封千
戶仍監修國史承嗣自為次當為皇儲令鳳閣舍人張嘉福諷諭百

姓抗表陳請則天竟不許如意元年授特進尋拜太子太保能知政
事承嗣以不得立為皇太子怏怏而卒贈大尉并州牧謚曰宣子延
基襲爵則天避其父名封為繼魏王尋與其妻永泰郡主及懿德大
子等話及張易之兄弟出入宮中恐有不利後忿爭不協洩之則天
聞而大怒咸令自殺復以承嗣次子延義為繼魏王中宗即位侍中
敬暉等以唐室中興武氏諸王宜削其王爵乃率羣官上表曰臣聞
神器者天下之至公必歸乎有德皇極者域中之大寶必順乎天命
歷考前古詳觀帝業皆不並與莫有二主故三皇氏沒而五帝氏興
夏商氏衰而周漢氏作何則帝王之曆數必應乎五行水盛則火衰
木衰則金盛天地之運也合乎四時春往則夏來暑退則寒集則知
五行之數也帝王不可違違之則宗社不安生人不理四時之序天
地不能變變之則霜露不均水旱交錯自有隋失御海內崩離天曆
之重歸于唐室萬方樂業荷撥亂之功三聖重光布生成之德可謂
有功於四海有德於蒸人自弘道遏密生靈降禍百辟哀號如喪考

此則天皇后臨御帝圖明目達聰躬親庶績則有讒邪凶孽誣惑蔽
德構害宗枝誅夷殆盡英藩賢戚百不一存餘類在者投窟荒裔免
酷人神感傷天地忠臣義士實所痛心自天授之際時稱改革武家
子姪咸樹封建十餘年間實亦榮極于時唐室藩屏豈得並封故知
事有升降時使然也今則天皇帝厭倦萬機神器大寶重歸陛下百
姓謳歌欣復唐業上至卿士下及蒼生黃髮之倫童兒之輩莫不歡
欣舞抃如見父母豈不以唐家恩德感幽祇之心陛下仁明順天下
之望今皇業重構聖祚中興神祇之道有助於先德矣黎人之誠無
負於陛下矣臣又聞之業不兩盛事不兩大故天無二日土無二王
前聖之格言先哲之明誠自皇明反正天命惟新武家諸王封建依
舊生者既加茅土死者仍追賦邑萬姓失望卿士寒心何則開闢已
來罕有斯理帝王之道實無此法陛下縱欲開恩以行私惠豈可違
五行之曆數乎乖四時之寒暑乎又海內衆情朝廷竊議以武以諸
王身計亦適將有損何則處之未得其所居之實恐不安陛下雖欲

寵之翻乃陷之不遵古典故也且唐曆有歸周命已去爵重則難保
祿薄則易全又則天皇帝親政之時武氏諸王亦分外職今居京輦
不降舊封天下之心竊將不可陛下縱欲敦崇外戚曲流恩昏宗
廟社稷之計何柰卿士黎庶之議何伏願陛下為社稷之遠圖割私
情之小愛內崇經邦之要外順遐邇之心豈不固宗社之基允人靈
之願則陛下巍巍之業貫三光而洞九泉親親之義上有倫而下有
序臣特承榮寵思竭丹赤既為唐臣實為唐計伏乞聖慈俯垂矜納
中書舍人岑羲之詞也上荅曰朕嘗因暇景博覽前脩帝籍皇圖略
稽其迹至若二靈肇判三才聿興驪連粟陸之辰尊盧大庭之日時
猶朴略未著圖書洎乎出震應期畫八卦而成象炎皇御曆播百穀
以興農車服創於軒轅之朝曆象建於唐堯之代封建之事闕爾無
聞自周漢已來方崇藩屏至於三微更王五運迭興以古揆今事迹
有爽比者別宗撫曆異姓興邦伏以則天大聖皇帝內輔外臨將五
十載在朕躬則為慈母於士庶即是明君往者垂拱之中嗣皇臨政

當此之際魯衛並存及乎全節興妖瑯琊構逆災連七國疊結三監
既行大義之懷遂有泣誅之事周唐革命蓋為從權子姪封王國之
常典卿等表云天授之際武家封建唐家藩屏豈得並封者至如千
里一房不預逆謀還依姓李無改舊惠豈非善惡區分申明逆順矣
今以聖上乖豫高枕怡神委政朕躬纂承丕緒昨者二月之首攸暨
等屢請削封朕獨斷襟懷不依來請昔漢祖以布衣取天下猶封異
姓為王况朕以累聖開基豈可削封外族羣公等以天無二日土無
二主抗表紫庭用申丹懇者然以賞罰之典經國大綱攸暨三思皆
悉預告凶豎雖不親冒白刃而亦早獻丹誠今若却除舊封便慮有
功難勸於是降封梁王三思為德靜郡王量減實封二百戶定王駙
馬都尉攸暨為樂壽郡王河內郡王懿宗為耿國公建昌郡王攸寧
為江國公會稽郡王攸望為鄴國公臨川郡王嗣宗為管國公建安
郡王攸宜為息國公高平郡王重規為鄆國公繼魏王延義為魏國
公安平郡王攸緒為巢國公高平郡王駙馬都尉崇訓為鄴國公准

陽郡王延秀為桓國公咸安郡王延祚為咸安郡公中宗時嗣宗至
曹州刺史攸宜工部尚書重規岐州刺史相次病卒攸望至太常卿
左遷春州司馬而死延秀伏誅後武氏宗屬緣坐誅死及配流殆將
盡矣先天二年制削士護帝號依舊追贈太原王妻楊氏亦削后號
依舊為太原王妃

延秀承嗣第二子也則天時突厥默啜上言有女請和親制延秀與
閻知微俱往突厥將親迎默啜女為妻既而默啜執知微入寇趙定
等州故延秀久不得還神龍初默啜更請通和先令延秀送款始得
歸封桓國公又授左衛中郎將時武崇訓為安樂公主壻即延秀從
父兄數引至主第延秀久在蕃中解突厥語常於主第延秀唱突厥
歌作胡旋舞有姿媚主甚喜之及崇訓死延秀得幸遂尚公主主韋
后所生男女中最小初中宗遷於房州欲達州境生於路次性惠敏
容質秀絕中宗韋后愛寵日深恣其所欲奏請無不允許恃寵橫縱
權傾天下自王侯宰相已下除拜多出其門所營第宅并造安樂佛

寺擬於宮掖巧妙過之令楊務廉於城西造定昆池於其莊延家數里出降之時以皇后仗發於宮中中宗與韋后御安福門觀之燈燭供擬徹明如晝延秀拜席曰授太常卿兼右衛將軍駙馬都尉改封恒國公實封五百戶廢休祥宅於金城坊造宅窮極壯麗帑藏爲之空竭崇訓子數歲因加金紫光祿大夫太常卿同正員左衛將軍封鎬國公賜實封五百戶以嗣其父公主產男滿月中宗韋后幸其第就第赦遣宰臣李嶠文士宋之問沈佺期張說閻朝隱等數百人賦詩美之延秀旣恃恩放縱無所忌憚又公主府倉曹符鳳知延秀有不臣之心遂說曰今天下蒼生猶以武臣爲念大周必可再興按識書云黑衣神孫披天裳駙馬即神皇之孫也每勸令著皁襖子以應之及韋庶人敗延秀與公主在內宅格戰良久皆斬之後追貶爲悖逆庶人

三思元慶子也少以后族累轉右衛將軍則天臨朝擢拜夏官尚書及革命封梁王賜實封一千戶尋拜天官尚書證聖元年轉春官尚書書監修國史聖曆元年檢校內史二年進拜特進太子賓客仍並依舊監修國史三思略涉文史性傾巧便僻善事人由是特蒙信任則天數幸其第賞賜甚厚時薛懷義張易之昌宗皆承恩顧三思與承嗣每折節事之懷義欲乘馬承嗣三思必爲之執轡又贈昌宗詩盛稱昌宗才貌是王子晉後身仍令朝士遞相屬和三思又以則天厭居深官又欲與張易之昌宗等扈從馳騁以弄其權乃請創造三陽宮于嵩高山興泰官于萬壽山請則天每歲臨幸前後工役甚重百姓怨之神龍初進拜司空同中書門下三品加實封五百戶固辭不受未幾隨例降封爲德靜郡王量減實封二百戶尋拜左散騎常侍則天遺制令復其所減實封初敬暉等立功後掌知國政三思慮其更爲己患而令其子崇訓因安樂公主構誣敬暉等並流于嶺表而引復舊職令百官復修則天之法時人皆言其陰懷篡逆以比曹孟德司馬仲達雍州人韋月將高軫等並上疏言三思父子必爲逆亂

三思知而求索其罪有司希旨奏月將坐當棄市軫配流嶺外黃門
侍郎宋璟執奏云月將所犯不合至死三思怒竟斥宋璟爲外職三
思既猜嫉正士嘗言不知何等名作好人唯有向我好者是好人耳
又與其所親兵部尚書宗楚客將作大匠宗晉卿太府卿紀處訥鴻
臚卿甘元東遞相引致干黷時政侍御史周利用冉祖雍太僕丞李
俊光祿丞宋之遜監察御史姚紹之等五人常爲其耳目時人呼爲
三思五狗中宗尋又制武氏崇恩廟一依天授時舊禮享祭其吳陵
順陵並置官員皆三思意也三思既與韋庶人及上官昭容私通嘗
忌節愍太子又因安樂公主密謀廢黜之三年七月太子率羽林大
將軍李多祚等發左右羽林兵殺三思及其子崇訓于其第并殺其
親黨十餘人俄而事變太子既死中宗爲三思舉哀廢朝五日贈太
尉追封梁王謚曰宣安樂公主又以節愍太子首致祭于三思及崇
訓靈柩前睿宗踐祚以三思父子俱有逆節制令斲棺暴屍平其墳
墓

崇訓三思第二子也則天時封爲高陽郡王長安中尚安樂郡主時
三思用事於朝欲寵其禮中宗爲太子在東宮三思宅在天津橋南
自重光門內行親迎禮歸於其宅三思又令宰臣李嶠蘇味道詞人
沈佺期宋之問徐彥伯張說閻朝隱崔融崔湜鄭愔等賦花燭行以
美之其時張易之昌宗宗楚客兄弟貴盛時假詞於人皆有新句崇
訓授左衛中郎將神龍元年拜駙馬都尉遷太常卿兼左衛將軍降
封鄴國公仍賜實封五百戶尋徙封鎬國公二年兼太子賓客攝左
衛將軍及爲節愍太子所殺優制贈開府儀同三司追贈魯王謚曰
忠

懿宗則天伯父士逸之孫也父元忠高宗時仕至倉部郎中天授年
封士逸爲蜀王懿宗封爲河內郡王歷遷洛州長史左金吾衛大將
軍萬歲通天年中契丹賊帥孫萬榮寇河北命懿宗爲大揔管討之
軍次趙州及聞賊將至冀州懿宗懼便欲弃軍而遁人或謂曰賊衆
極多然其軍無輜重以抄掠爲資若按兵以守勢必離散因而擊之

可有大功也懿宗不聽遂退據相州時人嗤其怯懦由是賊衆進屠趙州而去尋又令懿宗安撫河北諸州先是百姓有脅從賊衆後得歸來者懿宗以爲同反摠殺之仍生剝取其膽後行刑流血盈前言笑自若初孫萬榮別帥何阿小攻陷冀州亦多屠害士女至是時人號懿宗與阿小爲兩何謂之語曰唯此兩何殺人最多懿宗又自天授已來嘗受中旨推鞠制獄王公大臣多被陷成其罪時人以爲周興來俊臣之亞焉神龍初隨例降爵封耿國公累轉懷州刺史尋卒攸暨則天伯父士讓孫也天授中封士讓爲楚王攸暨封千乘郡王賜爵實封三百戶兄攸寧爲建昌郡王實封四百戶攸寧歷遷鳳閣侍郎納言又官尚書病卒攸暨初爲右衛中郎將尚太平公主授駙馬都尉累遷右衛將軍進封定王又加實封三百戶俄又改安定郡王歷遷司禮卿左散騎常侍加特進神龍中拜司徒復封定王實封滿一千戶固辭不拜尋而隨例降封樂壽郡王拜右散騎常侍加開府儀同三司延秀等誅後又降封楚國公延和元年卒贈太尉并州

大都督追封定王尋以公主謀逆令平毀其墓

太平公主者高宗少女也以則天所生特承恩寵初永隆年降駙馬薛紹紹垂拱中被誣告與諸王連謀伏誅則天私殺攸暨之妻以配主焉公主豐碩方額廣頤多權略則天以爲類已每預謀議宮禁嚴峻事不令洩公主亦畏懼自檢但崇飾邸第二十餘年天下獨有太平一公主父爲帝母爲后夫爲親王子爲郡王貴盛無比永淳已前朝制親王食實封八百戶有至一千戶公主出降三百戶公主加五十戶太平食湯沐之邑一千二百戶聖曆初加至三千戶神龍元年預誅張易之謀有功進號鎮國太平公主相王加號安國相王並食實封通前五千戶賞賜不可勝紀公主薛氏二男二女武氏二男一女並食實封又相王衛王重俊成王千里宅遺衛士宿衛環其所居十步置一仗舍持兵巡徼同於宮禁太平長寧安樂三公主置鋪一如親王二年正月置公主府景龍二年公主男崇簡崇敏崇行同授三品與漁陽王兄弟四人同制時中宗仁善韋后上官昭容用事禁

中皆以爲智謀不及公主甚憚之公主日益豪橫進達朝士多至大官詞人後進造其門者或有貧窘則遺之金帛士亦翕然稱之及唐隆元年六月韋后作逆稱制僞尊溫王玄宗居臨淄邸憤之將清內難公主又預其謀令男崇簡從之及立溫王數日天下之心歸於相府難爲其議公主入啓幼主以王室多故資於長君乃提下幼主因與玄宗大臣尊立睿宗公主頻著大勲益尊重乃加實封五千戶通前滿一萬戶公主子崇行崇敏崇簡三人封異姓王崇行國子祭酒四人九卿三品每入奏事坐語移時所言皆聽薦人或驟歷清職或至南北衙將相權移入主軍國大政事必參決如不朝謁則宰臣就第議其可否公主由是滋驕田園遍於近甸膏腴而市易造作器物吳蜀嶺南供送相屬於路綺疏寶帳音樂輿乘同於宮掖侍兒披羅綺常數百人蒼頭監姬必盈千數外州償狗馬玩好滋味不可紀極有胡僧惠範家富於財寶善事權貴公主與之私奏爲聖善寺主加三品封公殖貨流於江劍公主懼玄宗英武乃連結將相專謀異計

其時宰相七人五出公主門常元楷李慈掌禁兵常秋謁公主先天二年七月玄宗在武德殿事漸危逼乃勒兵誅其黨竇懷貞蕭至忠岑羲等公主遽入山寺數日方出賜死于家公主諸子及黨與死者數十人籍其家財貨山積珍奇寶物伴於御府馬牧羊牧田園貨庫數年徵斂不盡惠範家產亦數十萬貫

攸緒惟良子也少有志行天授中封安平郡王歷遷殿中監出爲揚州大都督府長史聖曆中棄官隱于嵩山以琴書藥餌爲務中宗即位以安車備禮徵之降書曰朕聞大隱忘情不去朝市至人無迹何所凝滯王高標峻尚雅操孤貞有成一之用弘體二之德學究深遠理實精微草芥貂蟬錙銖纓紱蔭松山而辭竹苑去朱邸而卧清溪逍遙林壑傲睨箕頰有年歲矣朕虔膺聖曆重闡皇基保乂邦家寧輯區寓求賢採彥俯谷窺山王之所居接近嵩岳長望高烈思滿風煙駐驂喬巖追尋大隗鳴鑾峒岫詢訪廣成機務殷繁有懷真遂今遣國子司業杜慎盈以禮命徵辟掃夔龍之第虛稷契之筵神化丹

青朕之志也豈以黃屋之貴傾彼白雲之心通變之宜希從降志延
貯閭闔若在汾陽攸緒應召至都授太子賓客尋請歸嵩山制從之
令京官五品已上餞送于定鼎門外及三思延秀等構逆諸武多坐
誅戮唯攸緒以隱居不預其禍時論美之睿宗即位又降勅曰頃以
賊臣結黨后族擅權扇動宮闈肆行鴆毒靈祇所感姦惡伏誅今得
宗社乂安天地交泰卿久厭簪紱早慕林泉守道不回見幾而作興
言高尚有足嘉稱但怒用不遷罪無相及爲善有驗卿之謂與或慮
驚疑故令慰謝其見重如此尋徵爲太子賓客不就開元二年攸緒
又請就廬山居止制不許仍令州縣數加存問不令外人侵擾十一
年卒年六十九

薛懷義者京兆鄠縣人本姓馮名小寶以鬻臺貨爲業偉形神有膂
力爲市於洛陽得幸於千金公主侍兒公主知之入宮言曰小寶有
非常材用可以近侍因得召見恩遇日深則天欲隱其迹便於出入
禁中乃度爲僧又以懷義非士族乃改姓薛令與太平公主壻薛紹

合族令紹以季父事之自是與洛陽大德僧法明處一惠嚴稜行感
德感知靜軌宣政等在內道場念誦懷義出入乘廐馬中官侍從諸
武朝貴匍匐禮謁人間呼爲薛師垂拱初說則天於故洛陽城西脩
故白馬寺懷義自護作寺成自爲寺主頗恃恩狂蹶其下犯法人不
敢言右臺御史馮思勗屢以法劾之懷義遇勗於途令從者毆之幾
死又於建春門內敬愛寺別造殿宇改名佛授記寺垂拱四年拆乾
元殿於其地造明堂懷義充使督作凡役數萬人曳一大木千人置
號頭頭一嚮千人齊和明堂大屋凡三層計高二百尺又於明堂北
起天堂廣袤亞於明堂懷義以功拜左威衛大將軍封梁國公永昌
中突厥默啜犯邊以懷義爲清平道大摠管率軍擊之至單于臺刻
石紀功而還加輔國大將軍進右衛大將軍改封鄂國公柱國賜帛
二千段懷義與法明等造大雲經陳符命言則天是彌勒下生作閻
浮提主唐氏合微故則天革命稱周懷義與法明等九人並封縣公
賜物有差皆賜紫袈裟銀龜袋其偽大雲經頒於天下寺各藏一本

令昇高座講說則天將革命誅殺宗屬諸王唯千金公主以巧媚善進奉獨存抗疏請以則天為母因得曲加恩寵改邑號為延安大長公主加實封賜姓武氏以子克又娶魏王武承嗣女內門參問不限早晚見則盡歡長壽二年默啜復犯塞又以懷義為代北道行軍大總管以李多祚蘇宏暉為將未行改朔方道行軍大總管以內史李昭德為行軍長史鳳閣侍郎平章事蘇味道為行軍司馬契苾明曹仁師沙吒忠義等十八將軍以討之未行虜退乃止懷義後獻入宮中多居白馬寺刺血畫大像選有膂力白丁度為僧數滿千人侍御史周矩疑其姦奏請劾之不許固請之則天曰卿且退朕即令去矩至臺薛師亦至乘馬蹋階而下便坦腹於牀矩召臺吏將按之遽乘馬而去矩具以聞則天曰此道人風病不可苦問所度僧任卿勘當矩按之窮其狀以聞諸僧悉配遠州遷矩天官員外郎竟為薛師所構下獄免官後有御醫沈南璆得幸薛師恩漸衰恨怒頗甚證聖中乃焚明堂天堂並為灰燼則天愧而隱之又令懷義充使督作乃於

明堂下置九州鼎鑄銅為十二屬形象置於北辰位皆高一丈懷義率人作號頭安置之其後益驕倨則天惡之令太平公主擇膂力婦人數十密防慮之人有發其陰謀者太平公主乳母張夫人令壯士縛而縊殺之以輦車載屍送白馬寺其侍者僧徒皆流竄遠惡處

韋溫中宗韋庶人從父兄也父玄儼高宗末官至許州刺史玄儼弟玄貞初為普州參軍以女為皇太子妃擢拜豫州刺史中宗嗣位妃為后及帝降為廬陵王玄貞配流欽州而死后母崔氏為欽州首領甯承兄弟所殺玄貞有四子洵浩洞泚亦死於容州后二妹逃竄獲免間行歸長安及中宗復位韋氏復為皇后其日追贈玄貞為上洛郡王左拾遺賈虛已上疏諫曰孔子曰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且非李氏而王自古盟書所弃今陛下創制謀始垂範將來為皇王令圖子孫明鏡匡復未幾后族有私臣雖庸愚尚知未可史官執簡必是直書今萬姓顛然聞一善令莫不途歌里頌延頸向風欣然慕化日恐不及陛下柰何行私惠使樵夫議之即先朝贈太原王殷鑒不遠

同雲生於膚寸尋木起於孽莠誠可惜也渙汗既行難改成命臣望
請皇后抗表固辭使天下知弘讓之風彤管著冲謙之德是則巍巍
聖鑒無得而稱疏奏不省尋又追贈玄貞爲太師雍州牧益州大都
督玄儼爲特進并州大都督魯國公遣使迎玄貞及崔氏喪柩歸京
師又遣廣州都督周仁軌率兵討斬審承兄弟以其首祭于崔氏擢
拜仁軌左羽林大將軍賜爵汝南郡公食實封五百戶及玄貞等柩
將至上與后登長樂宮望喪而泣加贈玄貞爲鄴王謚曰文獻仍號
其廟曰哀德陵曰榮先各置官員并給戶一百人守衛灑掃又贈玄
貞子洵爲吏部尚書汝南郡王浩太常卿武陵郡王洞衛尉卿淮南
郡王泚太僕卿上蔡郡王亦遣使迎其喪柩於京師溫神龍中累遷
禮部尚書封魯國公弟潛左羽林將軍封曹國公后妹夫陸頌爲國
子祭酒馮太和爲太常少卿太和尋卒又適嗣號王邕潛子捷尚成
安公主溫從祖弟濯尚定安公主皆拜駙馬都尉景龍三年溫遷太
子少保同中書門下三品仍遥授揚州大都督溫等既居榮要燠灼

朝野時人比之武氏潛及陸頌相次病卒賻贈甚厚及中宗崩后令
溫總知內外兵馬守援宮掖又引從子播族弟璿弟捷濯等分掌屯
營及左右羽林軍臨淄王討韋氏溫等皆坐斬宗族無少長皆死語
在韋庶人傳睿宗即位仍令削平玄貞及洵等墳墓

王仁皎玄宗王庶人父也景龍中官至長上果毅玄宗即位以后父
歷將作大匠太僕卿遷開府儀同三司封祁國公仁皎不預朝政但
厚自奉養積子女財貨而已開元七年卒贈太尉官供葬事柩車既
發上於望春亭遥望之令張說爲其碑文玄宗親書石焉子守一
守一與后雙生守一與玄宗有舊及上登極以清陽公主妻之從計
蕭至忠岑羲等有功自尚乘奉御遷殿中少監特封晉國公累轉太
子少保父卒襲爵祁國公十一年坐與庶人潛通左道左遷柳州司
馬行至藍田驛賜死守一性貪鄙積財巨萬及籍沒其家財帛不可
勝計

吳敘章敬皇后之弟也濮州濮陽人祖神泉位終縣令父珪益州郫

縣丞竇曆二年代宗始封拜外族贈神泉司徒令珪太尉令珪母弟
前宣城令令瑤爲開府儀同三司太子家令封濮陽郡公中郎將令
瑜爲開府儀同三司太子諭德濟陽郡公淑特爲盛王府錄事參軍
拜開府儀同三司太子詹事濮陽郡公以元舅遷鴻臚少卿金吾將
軍建中初遷大將軍淑雖居戚屬恭遜謙和人皆重之涇帥之亂從
幸奉天盧杞白志貞謂德宗曰臣細觀朱泚心迹必不至爲戎首佇
當効順宜擇大臣一人入京師慰諭以觀其心上召從幸羣臣言之
皆憚其行淑起奏曰不以臣才望無堪臣願此行德宗其悅淑退而
謂人曰人臣食君之祿死君之難臨危自計非忠也吾忝戚屬今日
委身於賊誠知必死不欲聖情慊於無人犯難也即日齋詔見泚深
陳上待屬之意時泚逆謀已定貌雖從命而心已異乃留淑於客省
竟被害上聞之悲悼不已贈太子太傅賜其家實封二百戶一子五
品正員官勅收城日葬事官給第湊
湊寶曆中與兄淑同日開府授太子詹事俱封濮陽郡公湊以兄弟

三品固辭太過乞授卑官乃以湊檢校太子賓客兼太子家令充十
宅王使累轉左金吾衛大將軍湊小心謹慎智識周敏特承顧問偏
見委信大曆中滑帥令狐彰沐帥田神功相次歿於理所時藩方兵
驕乘戎帥喪亡人情多梗代宗命湊銜命撫慰至必委曲說諭隨所
欲爲之奏請皆得軍民和協帝深重之宰臣元載弄權招致賄賂醜
迹日彰帝惡之將加之法恐左右洩漏無與言者唯與湊密計圖之
及收載於內侍省同列王縉其黨楊炎王昂韓洄包佶韓會等皆當
從坐籍沒湊諫救百端言法宜從寬縉等從坐理不至死若不降以
等差一例極刑恐虧損聖德繇是縉等得減死流貶之大曆末丁繼
母喪免建中初起爲右衛將軍兼通州刺史貞元初入爲太子賓客
出爲福州刺史御史中丞福建觀察使爲政勤儉清苦美譽日聞宰
相竇參以私怨惡之數加譖毀又言湊風病不任趨馳德宗召湊至
京師對于別殿上令殿上行走以驗其病否由是悟參之誣因是惡
參尋以湊爲陝州大都督府長史陝號觀察使以代參之黨李翼會

劉玄佐卒以湊檢校兵部尚書汴州刺史御史大夫宣武軍節度使時汴州軍亂殺牙將曹金岸縣令李邁謀立玄佐子士寧上將遣兵送湊赴鎮召宰臣議竇參深沮其行恐軍中拒命乃召湊迴授右金吾衛大將軍而以梁宋節鉞授士寧貞元十四年春夏旱穀貴人多流亡京兆尹韓臯以政事不理黜官上召湊面授京兆尹即日令視事經宿方下制湊孜孜為理以勤儉為務人樂其政時宮中選內官買物於市倚勢強買物不充價人畏而避之呼為宮市掌賦者多與中貴人交結假借不言其弊湊為京尹便殿從容論之曰物議以中人買物於市稍不便於人此事甚細虛掇流議凡宮中所須責臣可辦不必更差中使若以臣府縣外吏不合預聞宮中所須則乞選內官年高謹重者充宮市令庶息人間論議又奏掌閑驥飛龍內園芙蓉及禁軍諸司等使雜供手力資課太多量宜減省上多從之初府掾吏以湊起自戚藩不諳簿領凡有疑獄難決之事多候湊將出時方呈異免指擿瑕病湊雖蒼卒閱視必指其姦倖之處下筆決斷

無毫釐之差掾吏非大過不行笞責而召面按問詰責而釋之吏尤惕厲庶務咸舉文敬太子義章公主相繼薨歿上深追念葬送之儀頗厚召集工役載土築墳妨民農務湊候上顧問極言之宗屬門吏以湊論諫太繁恐上厭苦每以簡約規之湊曰聖上明哲憂勞四海必不以公主太子之鍾念而忽疲民但人多順言不言若再三啓諫必動宸情則生民受賜長吏不言是為阿言如窮民上訴罪在何人議者重之以能政兼兵部尚書官街樹缺所司植榆以補之湊曰榆非九衢之玩亟命易之以槐及槐陰成而湊卒人指樹而懷之湊於德宗為老舅漢魏故事多退居散地纔免罪戾而已湊自貞元已來特承恩顧歷中外顯貴雖聖誕隆深亦由湊小心辦事奉職有方故也湊既疾不召巫醫藥不入口家人泣而勉之對曰吾以凡才濫因外戚進用起家便授三品歷顯位四十年壽登七十為人足矣更欲何求古之以親戚進用者罕有善終吾得歸全以待先人幸也德宗知之令御醫進藥不獲已服之貞元十六年四月卒時年七十一贈

尚書左僕射罷朝一日

竇覲昭成皇后族姪父光華原尉覲以親蔭釋褐右衛率府兵曹參軍郵坊節度臧希讓奏爲判官累授監察殿中侍御史檢校工部員外郎坊州刺史興元元年討李懷光於河中詔覲以坊州兵七百人屯邵陽賊平以功兼御史中丞遷同州刺史入朝爲戶部侍郎覲無他才伎爲吏有計數又以韓滉子壻故藩府辟召遂歷牧守宰相竇參覲再從姪參少依覲及參秉政力薦於朝故有二卿之拜數月爲揚州大都督府長史御史大夫充淮南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既非德舉人咸薄之赴鎮旬日暴卒詔贈禮部尚書

柳晟者肅宗皇后之甥母和政公王父潭官至太僕卿駙馬都尉晟少無檢操代宗於諸甥之中特加撫鞠俾與太子諸王同學授詩書恩寵罕比累試太常卿德宗即位以與晟幼同硯席尤親之涇師之亂從幸奉天晟密啓曰願受詔入京城遊說羣賊棄其舊貳德宗壯而許之晟與賊帥多有舊出入其門說誘之事洩爲朱泚所擒械之

於獄晟有力乃於獄中穿垣破械而遁落髮爲僧間道歸行在遷將作少監元和初檢校工部尚書興元尹山南西道節度使罷鎮入朝以違詔進奉爲御史元稹所劾詔宥之俄充入迴鶻冊立使復命遷左金吾衛大將軍元和十三年卒贈太子少保

王子顏瑯瑯臨沂人莊憲皇后之父也祖思敬少從軍累試太子賓客父難得有勇決善騎射天寶初爲河源軍使吐蕃替普王子郎支都有勇乘諳真馬寶鈿裝鞍出陣求鬪無敢與校者難得挾槍奮馬突前刺殺郎支都斬其首傳於京師軍還玄宗召見之令於殿前乘馬挾槍作刺郎支都之狀賜以錦袍金帶累拜金吾將軍同正員天寶七載從哥舒翰擊吐蕃於積石軍吐谷澤王子悉弄參及子壻悉頰藏而還累拜左武衛將軍關西遊奕使九載擊吐蕃收五橋拔樹敦城補白水軍使十二載從收九曲加特進祿山之叛從哥舒翰戰於潼關關門不守從肅宗幸靈武時行在闕軍賞難得進絹三千疋及金銀器等至德初試衛尉卿興平軍使兼鳳翔都知兵馬使進收

京城與賊軍戰其下斬元驥戰酣墮馬難得馳救之賊射之中眉皮穿披下鄣目難得自拔去箭并皮掣落馳馬復戰血流被面而抗賊不已肅宗深嘉之從郭子儀攻安慶緒於相州累封瑯琊郡公英武軍使寶應二年卒贈潞州大都督子頽少從父征役累官金紫光祿大夫檢校衛尉卿生后而卒順宗內禪以后生憲宗皇帝褒贈先代思敬司徒難得太傅子頽太師頽子重榮官至福王傳用官至太子賓客金吾將軍

贊曰戚里之賢避寵畏權不卹禍患鮮能保全福盈者敗勢壓者顛武之惟良明於自然

唐書列傳卷第一百三十三

唐書列傳卷第一百三十四

宦官

楊思勳

袁思藝

程元振

劉希暹

竇文場

俱文珍

王守澄

田令孜

楊復恭

王奉先

高力士

李輔國

魚朝恩

賈明觀

霍仙鳴

吐突承璀

仇士良

楊復光

劉季述

韓全誨

劉

响

年

聞人詮校刻沈桐同林

唐制有內侍省其官員內侍四人內常侍六人內謁者監六人內給事八人謁者十二人典引十八人寺伯二人寺人六人別有五局掖廷局掌官人簿籍宮闈局掌宮內門禁其屬有掌扇給使等員奚官局掌官人疾病死喪內僕局掌宮中供帳燈燭五局有令丞皆內官爲之貞觀中太宗定制內侍省不置三品官內侍是長官階四品至永淳末向七十年權未假於內官但在閤門守禦黃衣廩食而已則天稱制二十年間老增員位中宗性慈務崇恩貸神龍中宦官三千餘人超授七品以上員外官者千餘人然衣朱紫者尚寡玄宗在位既久崇重宮禁中官稍稱旨者即授三品左右監門將軍得門施榮戟開元天寶中長安大內大明興慶三宮皇子十宅院皇孫百孫院東都大內上陽兩宮大率宮女四萬人品官黃衣已上三千人衣朱紫者千餘人後李輔國從幸靈武程元振翼衛代宗怙寵邀君乃至守三公封王爵干預國政亦未全握兵權代宗時子儀北伐親王東討遂特立觀軍容宣慰使命魚朝恩爲之然自有統帥亦監領而已

德宗避涇師之難幸山南內官竇文場霍仙鳴擁從賊平之後不欲武臣典重兵其左右裨策承威等軍欲委宦者主之乃置護軍中尉兩員中護軍兩員分掌禁兵以文場仙鳴爲兩中尉自是神策親軍之權全歸於宦者矣自貞元之後威權日熾蘭錡將臣率皆子蓄藩方戎帥必以賄成萬機之由奪任情九重之廢立由已元和之季毒被乘輿長慶續隆徒鬱枕干之憤臨軒暇逸旋忘塗地之冤而易月未除滔天盡怒甲弟名園之賜莫匪伶官朱袍紫綬之榮無非巷伯是時高品白身之數四千六百一十八人內則參秉戎權外則監臨藩嶽文宗包祖宗之耻痛肘腋之讐思翦厲階去其太甚宋申錫言未出口尋以破家李仲言謀之不臧幾乎敗國何竇之徒轉蹙讓珪之勢尤狂五十餘年禍胎踰燭昭宗之季所不忍聞臣遍覽前書考茲覆轍試言大較庶竭其源何者自書契已來不無闈寺況垂之天象備見職官即如秦皇漢武宮闈之內宦官以待宴遊但英睿之君措置斯得及荒僻之主奢蕩是求委藩聚蹶橋之徒飾姬姜狗馬之

玩外言不入惟欲是從雖並列五侯猶爲賞薄遍封萬戶尚慊恩疎苟思捧日之勤遂據迴天之勢及三綱錯亂四海崩離表本初之入北宮無鬚殆盡石冉閔之攻鄴下內豎咸誅旋至於庠邦家不獨感傷和氣淫刑斯逞可爲傷心向使不假威權但趨帷展何止四星終吉抑亦萬乘延洪昔賢爲社鼠之喻不其然乎今錄楊思勳已下所行事以爲鑒誡云

楊思勳本姓蘇羅州石城人爲內官楊氏所養以閹從事內侍省預討李多祚功超拜銀青光祿大夫行內常侍思勳有膂力殘忍好殺從臨淄王誅韋氏遂從王爲爪士累遷右監門衛將軍開元初安南首領梅玄成叛自稱黑帝與林邑真臘國通謀陷安南府詔思勳將兵討之思勳至嶺表鳩募首領子弟兵馬十餘萬取伏波故道以進出其不意玄成遽聞兵至惶惑計無所出竟爲官軍所擒臨陣斬之盡誅其黨與積屍爲京觀而還十二年互谿首領單行璋作亂思勳復授詔率兵討之生擒行璋斬其黨三萬餘級以軍功累加輔國大

將軍後從東封又加驃騎大將軍封虢國公十四年邑州賊帥梁大海擁賓橫等數州反叛思勳又統兵討之生擒梁大海等三千餘人斬餘黨二萬餘級復積屍爲京觀十六年隴州首領陳行範何遊魯馮璘等聚徒作亂陷四十餘城行範自稱帝遊魯稱定國大將軍璘稱南越王割據嶺表詔思勳率水連道等兵及淮南弩手十萬人進討兵至隴州臨陣擒遊魯馮璘斬之行範潛竄深州投雲際盤遼二洞思勳悉衆攻之生擒行範斬之斬其黨六萬級獲口馬金玉巨萬計思勳性剛決所得俘囚多生剝其面或斃髮際掣去頭皮將士已下望風懼憚莫敢仰視故所至立功內給事牛仙童使幽州受張守珪厚賂玄宗怒命思勳殺之思勳縛架之數日及探取其心截去手足割肉而啖之其殘酷如此二十八年卒時年八十餘

高力士潘州人本姓馮少闡與同類金剛二人聖曆元年嶺南討擊使李千里進入宮則天嘉其黠惠總角修整令給事左右後因小過撻而逐之內官高延福收爲假子延福出自武三思家力士遂往來

三思第歲餘則天復召入禁中隸司宮臺廩食之長六尺五寸性謹密能傳詔勅授宮闈丞景龍中玄宗在藩力士傾心奉之接以恩顧及唐隆平內難昇儲位奏力士屬內坊日侍左右擢授朝散大夫內給事先天中預誅蕭岑等功超拜銀青光祿大夫行內侍同正員開元初加右監門衛將軍知內侍省事玄宗尊重宮闈中官稍稱旨即授三品將軍門施棨戟故楊思勗黎敬仁林招隱尹鳳祥等貴寵與力士等楊則持節討伐黎林則奉使宣傳尹則主書院其餘孫六韓莊楊八牛仙童劉奉廷王承恩張道斌李大宜朱文輝郭全邊今誠等殿頭供奉監軍入蕃教坊武德主當皆為委任之務監軍則權過節度出使則列郡辟易其郡縣豐贍中官一至軍則所異千萬計修功德市鳥獸詣一處則不啻千貫皆在力士可否故帝城中甲第畿甸上田菓園池沼中官參半於其間矣每四方進奏文表必先呈力士然後進御小事便決之玄宗常曰力士當上我寢則穩故常止於宮中稀出外宅若附會者想望風彩以冀吹噓竭肝膽者多矣宇文

融李林甫李適之蓋嘉運蕭堅楊慎矜王鉷楊國忠安祿山安思順高仙芝因之而取將相高位其餘職不可勝紀肅宗在春宮呼為二兄諸王公主皆呼阿翁駙馬輩呼為爺力士於寢殿側簾帷中休息殿側亦有一院中有修功德處雕甍璀璨窮極精妙力士謹慎無大過然自宇文融已下用權相噬以紊朝綱皆力士之由又與時消息其勢候雖至親愛臨覆敗皆不之救力士義父高延福夫妻正授供奉嶺南節度使於潘州求其本母麥氏送長安令兩媪在堂備於甘脆金吾大將軍程伯獻與力士結為兄弟麥氏亡伯獻於靈筵散髮具練經受賓吊荅十七年贈力士父廣州大都督麥氏越國夫人開元初瀛州呂玄晤作吏京師女有姿色力士娶之為婦擢玄晤為少卿刺史子弟皆為王傅呂夫人卒葬城東葬禮甚盛中外爭致祭贈充溢衢路自第至墓車馬不絕天寶初加力士冠軍大將軍右監門衛大將軍進封渤海郡公七載加驃騎大將軍力士資產殷厚非王侯能擬於來庭坊造寶壽佛寺興寧坊造華封道士觀寶殿珍臺

侔於國力於京城西北截澧水作碾並轉五輪日破麥三百斛初寶壽寺鍾成力士齋慶之舉朝畢至凡擊鍾者一擊百千有規其意者擊至二十杵少尚十杵其後又有華州袁思藝特承恩顧然力士巧密人悅之思藝驕倨人士踈懼之十四載置內侍省內侍監兩真秩正三品以力士思藝對任之玄宗幸蜀思藝走投祿山力士從幸成都進封齊國公從上皇還京加開府儀同三司賜實封五百戶上元元年八月上皇移居西內甘露殿力士與內官王承恩魏悅等因侍上皇登長慶樓爲李輔國所構配流黔中道力士至巫州地多薺而不食因感傷而詠之曰兩京作芥賣五谿無人採夷夏雖不同氣味終不改寶應元年二月會赦歸至朗州遇流人言京國事始知上皇猷代力士北望號慟嘔血而卒代宗以其耆宿保護先朝贈揚州大都督陪葬泰陵

李輔國本名靜忠開殿馬家小兒少爲閹貌陋粗知書計爲僕事高力士年且四十餘令掌殿中簿籍天寶中開殿使王鉷嘉其蓄牧之

能薦入東宮祿山之亂玄宗幸蜀輔國侍太子扈從至馬嵬誅楊國忠輔國獻計太子請分玄宗麾下兵北趨朔方以圖興復輔國從至靈武勸太子即帝位以系人心肅宗即位擢爲太子家令判元帥府行軍司馬事以心腹委之仍賜名護國四方奏事御前符印軍號一以委之輔國如葷血常爲僧行視事之隙手持念珠人皆信以爲善從幸鳳翔授太子詹事改名輔國肅宗還京拜殿中監開殿五坊宮苑營田栽接摠監等使又兼隴右羣牧京畿鑄錢長春宮等使勾當少府殿中二監都使至德二年十二月加開府儀同三司進封郾國公食實封五百戶宰臣百司不時奏事皆因輔國上決常在銀臺門受事置察事廳子數十人官吏有小過無不伺知即加推訊府縣按鞫三司制獄必詣輔國取決隨意區分皆稱制勅無敢異議者每出則甲士數百人衛從中貴人不敢呼其官但呼五郎宰相李揆山東甲族位居台輔見輔國執子弟之禮謂之五父肅宗又爲輔國娶故吏部侍郎元希聲姪擢女爲妻擢弟挹特並引入臺省擢爲梁州

長史輔國判元帥行軍司馬專掌禁兵賜內宅居止上皇自蜀還京居興慶宮肅宗自夾城中起居上皇時召伶官奏樂持盈公主往來宮中輔國常陰候其隙而間之上元元年上皇嘗登長慶樓與公主語劍南奏事官過朝謁上皇令公主及如仙媛作主人輔國起微賤貴達日近不爲上皇左右所禮慮恩顧或衰乃潛畫奇謀以自固因持盈待客乃奏云南內有異謀矯詔移上皇居西內送持盈於玉真觀高力士等皆坐流竄二年八月拜兵部尚書餘官如故詔羣臣於尚書省送上賜御府酒饌太常樂武士戎服夾道朝列畢會輔國驕恣日甚求爲宰臣肅宗曰以公勲力何官不可但未允朝望如何輔國諷僕射裴冕聯章薦已肅宗密謂宰臣蕭華曰輔國欲帶平章事卿等欲有章薦信乎華不對問裴冕曰初無此事吾臂可截宰相不可得也華復入奏上喜曰冕固堪大用輔國銜之寶應元年四月肅宗寢疾宰臣等不可謁見輔國誣奏華專權請黜之上不許輔國固請不已乃罷華知政事守禮部尚書及帝崩華竟被斥逐代宗即位

輔國與程元振有定策功愈益橫私奏曰大家但內裏坐外事聽老奴處置代宗怒其不遜以方擬禁軍不欲遽責乃尊爲尚父政無巨細皆委參決五月加司空中書令食實封八百戶程元振欲奪其權請上漸加禁制乘其有間乃罷輔國判元帥行軍事其閑殿已下使名並分授諸貴仍移居外輔國始懼茫然失據詔進封博陸王罷中書令許朝朔望輔國欲入中書修謝表閹吏止之曰尚父罷相不合復入此門乃氣憤而言曰老奴死罪事郎君不了請於地下事先帝上猶優詔答之十月十八日夜盜入輔國第殺輔國携首臂而去詔刻木首葬之仍贈太傅

程元振以宦者直內侍省累遷至內射生使寶應末肅宗晏駕張皇后與太子有怨恐不附已引越王係入宮欲令監國元振知其謀密告李輔國乃挾太子誅越王并其黨與代宗即位以功拜飛龍副使右監門將軍上柱國知內侍省事尋代輔國判元帥行軍司馬專制禁兵加鎮軍大將軍右監門衛大將軍封保定縣侯充寶應軍使九

月加驃騎大將軍封邵國公贈其父元貞司空母郝氏趙國夫人是時元振之權甚於輔國軍中呼為十郎元振常請託於襄陽節度使來瑱瑒不從及元振握權徵瑒入朝瑒遷延不至廣德元年破裴茂遂入朝拜兵部尚書元振欲報私憾誣瑒之罪竟坐誅宰臣裴冕為肅宗山陵使有事與元振相違乃發小吏賊私貶冕施州刺史來瑒名將裴冕元勳二人既被誣陷天下方鎮皆解體元振猶以驕豪自處不顧物議九月吐蕃克頰入犯京畿下詔徵兵諸道卒無至者十月蕃軍至傾橋代宗蒼黃出幸陝州賊陷京師府庫蕩盡及至行在太常博士柳伉上疏切諫誅元振以謝天下代宗顧人情歸咎乃罷元振官放歸田里家在三原十二月車駕還京元振服縗麻於車中入京城以規仕用與御史大夫王昇飲酒為御史所彈詔曰族談錯立法尚不容同惡陰謀議當從重有一於此情實難原程元振性惟兇復質本庸愚棄爵之身合當萬死頃以寬其嚴典念以微勞屈法俾恩放歸田里仍班克已尚未知非既忘含煦之仁別貯覬覦之望

敢為嘯聚仍欲動搖不令之臣共為胥脫妄談休咎仍懷怨望東兵累甲變服潛行無顧君親將圖不軌按驗皆是無所逃刑首足異門未云塞責朕猶不忘薄効再捨罪人特寬斧鉞之誅俾正投荒之典宜長流榛州百姓委京兆府老綱遞送路次州縣老人防援至彼捉拘勿許東西縱有非常之赦不在會恩之限凡百寮庶宜體朕懷魚朝恩天寶末以宦者入內侍省初為品官給事黃門性黠惠善宣答通書計至德中常令監軍事九節度討安慶緒於相州不立統帥以朝恩為觀軍容宣慰處置使觀軍容使名自朝恩始也以功累加左監門衛大將軍時郭子儀頻立大功當代無出其右朝恩妬其功高屢行間諜子儀悉心奉上殊不介意肅宗英悟特察其心故朝恩之間不行自相州之敗史思明再陷河洛朝恩常統禁軍鎮陝以殿東夏廣德元年西蕃入犯京畿代宗幸陝時禁軍不集徵召離散比至華陰朝恩大軍遽至迎奉六師方振繇是深加寵異改為天下觀軍容宣慰處置使時四方未寧萬務事殷上方注意勳臣朝恩專典

神策軍出入禁中賞賜無筭朝恩性本凡劣恃勲自伐靡所忌憚時引腐儒及輕薄文士於門下講授經籍作為文章粗能把筆釋義乃大言於朝士之中自謂有文武才幹以邀恩寵上優遇之加判國子監事光祿鴻臚禮賓內飛龍閑殿等使赴國子監視事特詔宰臣百寮六軍將軍送上京兆府造食教坊賜樂大臣羣官二百餘人皆以本官備章服充附學生列於監之廊下待詔給錢萬貫充食本以附學生厨料朝恩恣橫求取無厭凡有奏請以先允為度幸臣未有其比大曆二年朝恩獻通化門外賜莊為寺以資章敬太后冥福仍請以章敬為名復加興造窮極壯麗以城中材木不足充費乃奏壞曲江亭館華清宮觀樓及百司行解將相沒官宅給其用土木之役僅逾萬億三年讓判國子監事加韓國公章敬太后忌日百寮於興慶寺行香朝恩置齋饌於寺外之車坊延宰臣百寮就食朝恩恣口談時政公卿惕息戶部郎中相里造殿中侍御史李衍以正言折之朝恩不悅乃罷會後嘗釋奠於國子監宰臣百寮皆會朝恩講易徵鼎

卦覆餗之義以譏元載載心銜之陰圖除去之上以朝恩入其之載欲伺其便巧中傷之乃用心腹崔昭為京兆尹伺朝恩出入不悛財賂潛與朝恩黨陝州觀察使皇甫溫相結溫與昭協自是朝恩動靜載皆知之巨細悉以聞上益怒朝恩未之察日以驕備加朝恩實封又如皇甫溫權位以肆其欲五年朝恩所昵武將希暹微有過忤上諷之詔罷朝恩觀軍容使加實封通前一千戶朝恩始疑然每朝謁恩顧如常亦不以載為意會寒食宴近臣朝恩入先是每宴罷必出還營是日有詔留之朝恩始懼言頗悖慢上亦以舊恩不之責是日朝恩還第自經而卒劉希暹亦以下獄賜死希暹出自戎伍有膂力形貌光偉以騎射聞朝恩用之為神策都虞侯封交河郡王善候朝恩意旨深被委信累遷至太僕卿與兵馬使王駕鶴同掌禁兵所為不法諷朝恩於北軍置獄召坊市兇惡少年羅織城內富人誣以違法捕置獄中忍酷考訊錄其家產並沒於軍或有舉選之士財貨稍殷客於旅舍遇橫死者非一坊市苦之謂之

入地牢捕帥者有賈明觀者尤凶蠹以屢置大獄家產巨萬希暹黨之地在禁密人無敢言者朝恩死上寬宥之以素志非順慮不見容常自疑懼與王駕鶴聯職希暹辭多不遜駕鶴純謹上信任之至是以希暹語上聞乃誅之

賈明觀者本萬年縣捕賊吏事希暹恣為兇惡毒甚豺狼朝恩希暹既死元載復受希暹姦謀潛容之特奏令江西勅力明觀將出城百姓數萬人懷墀石候之載令市吏止約明觀在洪州二年觀察使魏少遊客之及路嗣恭代少遊至郡之日召明觀殺之識者減魏之名多路之正朝恩素待禮部尚書裴士淹戶部侍郎判度支第五琦二人亦坐貶官

賈文場霍仙鳴者始在東宮事德宗初魚朝恩誅後內官不復典兵德宗以親軍委白志貞志貞多納家民賂補為軍士取其傭直身無在軍者但以名籍請給而已歷帥之亂帝召禁軍禦賊志貞召集無素是時並無至者唯文場仙鳴率諸宦者及親王左右從行志貞

官左右禁旅悉委文場主之從幸山南兩軍漸集德宗還京頗忌宿將凡握兵多者悉罷之禁旅文場仙鳴分統焉貞元十二年六月特立護軍中尉兩員中護軍兩員以帥禁軍乃以文場為左神策護軍中尉仙鳴為右神策護軍中尉右神策軍使張尚進為右神策中護軍內謁者監焦希望為左神策中護軍自文場等始也時竇霍之權振於天下藩鎮節將多出禁軍臺省清要時出其門文場累加驃騎大將軍是歲仙鳴病帝賜馬十匹令於諸寺為僧齋以祈福久病不愈十四年蒼卒而卒上疑左右小使正將食中加毒配流者數十人仙鳴死後以開府內常侍第五守亮為右軍中尉文場連表請致仕許之十五年已後楊志廉孫榮義為左右軍中尉亦踵竇霍之事怙寵驕恣貪利冒寵之徒利其納賄多附麗之至於貞元末宦官復盛順宗即位王叔文用事與韋執誼謀奪神策軍權乃用宿將范希朝為京西北禁軍都將事未行為內官俱文珍等所排叔文貶而止俱文珍貞元末宦官後從義父姓曰劉貞亮性忠正剛蹈義順宗即

位風病不能視朝政而宦官李忠言與牛美人侍病美人受旨於帝復宣之於忠言忠言授之王叔文叔文與朝士柳宗元劉禹錫韓日華等圖議然後下中書俾韋執誼施行故王之權振天下叔文欲奪宦者兵權每忠言宣命內臣無敢言者唯貞亮建議與之爭知其明徒熾慮墮朝政乃與中官劉光琦薛文珍尚衍解王等謀奏請立廣陵王爲皇太子勾當軍國大事順宗可之貞亮遂召學士衛次公鄭綱李程王涯入金鑾殿草立儲君詔及太子受內禪盡逐叔文之黨政事悉委舊臣時議嘉貞亮之忠盡累遷至右衛大將軍知內侍省事元和八年卒憲宗思其翊戴之功贈開府儀同三司

吐突承璀幼以小黃門直東宮性敏慧有才幹憲宗即位授內常侍知內省事左監門將軍俄授左軍中尉功德使四年王承宗叛詔以承璀爲河中河南浙西宣歙等道赴鎮州行營兵馬招討等使內侍省常侍宋惟澄爲河南陝州河陽已東館驛使內官曹進玉劉國珍馬江朝等分爲河北行營糧料館驛等使諫官御史上疏相屬皆言

自古無中貴人爲兵馬統帥者補闕獨狐偁段平仲尤激切憲宗不獲已改爲充鎮州已東招撫處置等使及承璀率禁軍上路帝御通化門樓慰諭遣之出師經年無功乃遣密人告王承宗令上疏待罪許以罷兵爲解仍奏昭義節度使盧從史素與賊通許爲承宗求節鉞乃誘潞州牙將烏重胤謀執從史送京師及承宗表至朝廷議罷兵承璀班師仍爲禁軍中尉段平仲抗疏極論承璀輕謀弊賦請斬之以謝天下憲宗不獲已降爲軍器使俄復爲左衛上將軍知內侍省事時弓箭庫使劉希先取羽林大將軍孫璿錢二十萬以求方鎮事發賜死辭相告許事違承璀乃出爲淮南節度監軍使太子通事舍人李涉性任險投匭上書論希先承璀無罪不宜貶戮諫議大夫知匭事孔戣見涉疏之副本不受其章涉持疏於光順門欲進之戣上疏論其纖邪貶涉破州司倉上待承璀之意未已而宰相李絳在翰林時數論承璀之過故出之八年欲召承璀還乃罷絳相位承璀還復爲神策中尉惠昭太子薨承璀建議請立澧王寬爲太子憲宗

不納立遂王有穆宗即位衛承瑑不佑已誅之敬宗時中尉馬存亮論承瑑之冤詔雪之仍令假子士曄以禮收葬

王守澄元和末宦者憲宗疾大漸內官陳弘慶等弒逆憲宗英武威德在人內官秘之不敢除討但云藥發暴崩時守澄與中尉馬進潭梁守謙劉承偕韋元素等定冊立穆宗皇帝長慶中守澄知樞密事初元和中守澄爲徐州監軍遇翼城醫人鄭注出入節度使李愬家注敏悟過人博通典藝甚弈醫卜尤臻於妙人見之者無不歡然注嘗爲李愬煮黃金服一刀圭可痿弱重腿之疾復能反老成童愬與守澄服之頗効守澄知樞密薦引入禁中穆宗待之亦厚注多奇詭每與守澄言必通夕文宗即位守澄爲驃騎大將軍充右軍中尉注復得幸於文宗後依倚守澄大爲姦弊文宗以元和逆黨尚在其黨大盛心常憤惋端居不怡翰林學士宋申錫嘗獨對探知上畧言其意申錫請漸除其偏帝亦以申錫沉厚有方畧爲其事可成乃用爲宰相申錫謀未果爲注所察守澄乃令軍吏豆盧著誣告申錫與章

王謀逆申錫坐貶宰相李逢吉從子訓與注交通訓亦機詭萬端二人情義相得俱爲守澄所重復引訓入禁中爲上講周易旣得幸又探知帝旨復以除宦官謀中帝意帝以訓才辯縱橫以爲其事必捷待以殊寵自流人中用爲學官充侍講學士時仇士良有翬上之功爲守澄所抑位未通顯訓奏用士良分守澄之權乃以士良爲左軍中尉守澄不悅兩相矛盾訓因其惡大和九年帝令內養李好古賈耽賜守澄秘而不發守澄死仍贈揚州大都督其弟守洎爲徐州監軍召還至中牟誅之守澄豢養訓注反罹其禍人皆快其受佞而惡訓注之陰狡李訓旣殺守澄復惡鄭注乃奏用注爲鳳翔節度使訓欲盡誅宦官乃與金吾將軍韓約新除太原節度使王璠新除邠寧節度使郭行餘權御史中丞李孝本權京兆尹羅立言謀其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上御宣政殿百寮班定韓約不奏平安乃奏曰臣當伏解內石榴樹夜來降甘露請陛下幸仗舍觀之帝乘輦趨金吾仗中尉仇士良與諸官先往石榴樹觀之伺知其詐又聞幕下兵仗聲蒼

黃而還奏曰南衙有變遂扶帝輦入閣門李訓從輦大呼曰邠寧大
原之兵何不赴難衛乘輿者人賞百千於是誰何之卒及御史臺從
人持兵入宣政殿院宦官死者甚衆輦既入閣門內官呼萬歲俄而
士良等率禁兵五百餘人露刃出東上閣門逢人即殺王涯賈餗舒
元與李訓等四人宰相及王璠郭行餘等十一人屍橫閣下自是權
歸士良與魚弘志至宣宗即位復誅其太甚者而閣寺之勢仍握軍
權之重焉

田令孜本姓陳咸通中從義父入內侍省爲宦者頗知書有謀畧自
諸司小使監諸鎮用兵累遷神策中尉左監門衛大將軍軋符中盜
起關東諸軍誅盜以令孜爲觀軍容制置左右神策護駕十軍等使
京師不守從僖宗幸蜀繼與返正令孜頗有匡佐之功時令孜威權
振天下時關中寇亂初平國用虛竭諸軍不給令孜請以安邑解縣
兩池權鹽課利全隸神策軍詔下河中王重榮抗章論列言使名久
列禁當道省賦自有常規今孜怒用王處存爲河中節度使重榮不

奉詔令孜率禁軍討之重榮引太原軍爲援戰於沙苑禁軍大敗京
師復亂僖宗出幸寶雞又移幸山南方鎮皆憾令孜生事令孜懼引
前樞密楊復恭代已從幸梁州求爲西川監軍西川節度使陳敬瑄
即令孜之弟也昭宗即位三川大亂詔宰相韋昭度鎮西川陳敬瑄
不受代令孜引閬州刺史王建爲援建素以父事令孜時建方亂東
川聞其召也以西蜀可圖欣然赴之建以所領千餘兵至漢州陳敬
瑄以建雄豪難制辭而遣之建曰十軍阿父召予及門而拒鄰蕃聞
之孰肯相容爲予報令公建至此無所歸也遂遣使上表請討陳敬
瑄以自効朝廷嘉之即命昭度爲招討入蜀加兵經年無功昭度還
京建遂絕橫道不通詔使歲中急擊成都陳敬瑄計窘遣令孜出城
與建通和建竟自爲蜀帥令孜以義父之故依倚仍舊監軍事既而
陳敬瑄遇醜令孜亦爲建所殺

楊復光內常侍楊玄价之養子也幼以宦者入內侍省慷慨負節義
有籌畧爲小黃門監鎮兵征討乾符中賊渠黃巢之犯江西復光爲

排陣使遣判官吳彥宏入城命朝旨巢即令其將尚君長奉表歸國
招討使宋威害其功併兵擊賊巢怒復作剽朝廷誅尚君長怨怒愈
深宋威戰敗復光搃其兵權進攻洪州擒賊將徐唐莒詔以荆南節
度使王鐸爲招討代宋威復光監忠武軍屯于鄧州以遏賊衝京師
陷賊節度使周岌授僞命賊使往來旁午岌嘗夜宴急召復光左右
曰周公歸賊必謀害內侍不如勿往復光曰事勢如此義不圖全即
赴之酒酣岌言本朝事復光因泣下良久曰丈夫所感者恩義而規
利害非丈夫也公自匹夫享公侯之貴豈捨十八葉天子而北面臣
賊何恩義利害之可言乎聲淚俱發岌亦爲之流涕岌曰吾不能獨
力拒賊貌奉而心圖之故召公瀝酒爲盟是夜復光遣其養子守亮
殺賊使於傳舍時秦宗權叛岌據蔡州復光得忠武之師三千入蔡
州說宗權俾同義舉宗權遣將王淑率衆萬人從復光收荆襄次鄧
州王淑逗留不進復光斬之併其軍分爲八都鹿晏弘晉鱗韓王建
韓建等皆八都之大將也進攻南陽賊將朱溫何勤來逆戰復光敗

之進收鄧州獻捷行在中和元年五月也復光乘勝追賊至藍橋下
毋憂還尋起復受詔充天下兵馬都監押諸軍入定關輔王重榮爲
東面招討使復光以兵會之二年七月至河中賊將朱溫守同州復
光遣使諭之九月溫以所部來降時賊將李翔守華州巢寇益盛王
重榮憂之謂復光曰臣賊則負國拒戰則兵微今日成敗未可知也
公其圖之復光曰鴈門李僕射以雄武振北陲其家尊與吾先世同
患難李鴈門奮不顧身自播遷已來徵兵未至者蓋太原阻路也如
以朝旨諭鄭公詔到其軍至重榮曰善王鐸遣使奉墨詔之太原太
原以兵從之及收京城三敗巢賊復光與其子守亮守宗等身先犯
難功烈居多其年六月卒於河中時年四十二復光雖黃門近幸然
慷慨有大志善撫士卒及死之日軍中慟哭累日身後平賊立功者
多是復光部下門人故將也諸假子守亮興元節度使守宗忠武節
度使守信商州防禦使守忠洋州節度使其餘以守爲名者數十人
皆爲牧守將帥

楊復恭貞元末中尉楊志廉之後志廉子欽義大中朝為神策中尉
欽義子三人玄翼玄价玄寔玄翼咸通中掌樞密玄寔乾符中為右
軍中尉玄价河陽監軍復恭即玄翼子也以父幼為宦者入內侍省
知書有學術每監諸鎮兵龐勛之亂監陣有功自河南監軍入為宣
徽使咸通十年玄翼卒起復為樞密使時黃巢犯闕左軍中尉田令
孜為天下觀軍容制置使專制中外復恭每事力爭得失令孜怒左
授復恭飛龍使乃稱疾退於藍田僖宗自蜀還京田令孜出師失律
車駕再幸山南復用復恭為樞密使尋代令孜為右軍中尉時行在
制置內外經畧皆出於復恭車駕還京授觀軍容使封魏國公僖宗
晏駕迎壽王踐祚文德元年加開府金吾上將軍專典禁兵既軍權
在手頗擅朝政昭宗惡之政事多訪於宰臣故韋昭度張濬杜讓能
每有陳奏即舉大中故事稍抑宦者之權上性明察由是偏聽之費
生焉國舅王瓌頗居中任事復恭惡之奏授黔南節度至吉柏江覆
舟而沒物議歸咎於復恭上每切齒道復恭復恭假子天威軍使守

立權勇冠於六軍人皆避之上欲罪復恭懼守立為亂乃謂復恭曰
吾要卿家守立在左右可進來乃賜姓李名順節恩寵特異勢倖樞
要乃與復恭爭權每中傷其陰事授順節鎮海軍節度使同平章事
大順二年九月詔復恭致仕賜杖履復恭既失勢欲退止商山別居
第在昭化里近玉山營假子守信為玉山軍使守信時候復恭於其
第或誣告云玉山軍使與復恭謀亂詔李順節率禁軍攻之昭宗御
延喜樓守信以兵拒之順節屢敗際晚守信復恭挈其族出通化門
趨興元守信令部將張綰殿其後綰戰敗被擒復恭至興元節度使
楊守亮乃糾合請守義兄弟舉兵以討順節為名天子詔李茂貞王
行瑜討之明年守亮兵敗復恭與守亮挈其族將奔太原入商山至
乾元縣為華州兵所獲執送京師皆梟首於市李茂貞收興元進復
恭前後與守亮私書六十紙內訴致仕之由云承天是隋家舊業大
姓但積粟訓兵不要進奉吾於荆榛中援立壽王有如此負心門生
天子既得尊位乃廢定策國老其不遜如是後復恭假子彥博奔太

原收復恭骸骨葬於介休縣之抱腹山復恭之後宦者西門重遂爲右軍中尉李茂貞初併山南兵衆強盛干預朝政宰相杜讓能與重遂等謀誅之師興爲茂貞所敗重遂被誅乃以內官駱全瓘劉景宣爲左右軍中尉乾寧二年春李茂貞王行瑜以兵入朝殺宰相韋昭度李谿河東節度使李克用率師渡河討汾岐二帥軍於渭北駱全瓘與茂貞宿衛將闔圭脅天子幸岐州昭宗蒼黃幸莎城茂貞以太原問罪乃誅全瓘闔圭以自解昭宗幸華州宦官稍微及光化還宮內官景務修宋道弼復專國政宰相崔胤深惡之中外不睦宰相徐彥若王搏有度量見其陰險相傾懼危時事嘗奏曰人君當務大體平心御物無有偏私偏任偏聽古人所患今中官怙寵道路目之皆知此弊然未能卒改俟多難漸平以道消息之陛下勿泄聖謨啓其姦詐崔胤知搏所奏頗銜之他日見上曰王搏姦邪已爲勅使外應不可在相位二年六月貶搏官賜死於藍田道弼務修亦賜死以樞密使

劉季述王奉先爲兩軍中尉出徐彥若鎮南海崔胤秉政而排擠宦官季述等外結蕃侯以爲黨援十一月六日季述矯詔以皇太子監國遂廢昭宗居東內奪傳國寶授太子昭宗以何皇后宮嬪數人隨行幽于東宮季述手持銀槓於上前以槓畫地數上罪狀云某時某事你不從我言其罪一也其悖逆如此乃令李師虔以兵圍之鎔錫錮其扁鑄時方疑冽嬪御無被哭聲聞于外宧牆通食者兩月十二月晦崔胤等謀反正誅季述奉先復迎昭宗即位改元天復元年其歲十一月朱全忠寇河中華州陷之京師震恐中尉韓全誨請上且幸鳳翔全忠追逼乘輿兵圍鳳翔者累年三年正月茂貞殺兩軍中尉韓全誨張弘彥樞密使袁易簡周敬容等二十二人皆斬首以布囊貯之令學士薛貽矩送於全忠求和是月全忠迎駕還長安詔以崔胤爲宰相兼判六軍諸衛胤奏曰高祖太宗承平時無內官典軍旅自天寶已後宦官寢盛貞元元和分羽林衛爲左右神策軍以使衛從令宦官主之唯以二千人爲定制自是參掌樞密由是內務百

司皆歸宦者上下彌縫共爲不法大則傾覆朝政小則構扇藩方車
駕類致播遷朝廷漸加微弱原其禍作始自中人自先帝臨御已來
陛下纂承之後朋儕日熾交亂朝綱此不剪其本根終爲國之蠹賊
內諸司使務宦官主者望一切罷之諸道監軍使並追赴闕廷即國
家萬世之便也詔曰宦官之興肇于秦漢趙高閹樂竟滅嬴宗張讓
段珪遂傾劉祚肆其志則國必受禍悟其事則運可延長朕所以斷
在不疑祈天永命者也先皇帝嗣位之始年在幼冲羣豎相推奄專
大政於是毒流宇內兵起山東遷幸三川幾淪神器廻鑿之始率土
思安而田令孜姪能忌功遷搖近鎮陳倉播越患難相仍洎朕纂承
益相侮慢復恭重遂逞其禍道弼季述繼其兇幽辱朕躬凌脅孺子
天復返正罪已求安兩軍內樞一切假借韓全誨等每懷憤惋曾務
報讎視將相若血仇輕君上如木偶未周星歲竟致播遷及在岐陽
過於羈繼上憂宗社傾墜下痛民庶流離茫然孤居無所控告全忠
位兼二柄深識朕心駐兵近及於三年獨斷方誅於元惡今謝罪郊

廟即宅宮闈正刑當在於事物除惡宜絕其根本先朝及朕五教
遷王畿之貳減耗太半父不能庇子夫不能妻室言念于茲痛深
髓其誰之罪爾輩之由帝王之爲治也內有宰輔卿士外有藩翰
臣豈可令刑餘之人參預大政況此輩皆朕之家臣也比於人臣之
家則奴隸之流恣橫如此罪惡貫盈天命誅之罪豈能捨橫屍伏法
固不足矜含容久之亦所多愧其第五可範已下並宜賜死其在畿
甸同華河中並盡底處置訖諸道監軍使已下及管內經過并居停
內使勅到並仰隨處誅夷訖聞奏已令準國朝故事量留三十人各
賜黃絹衫一領以備宮內指使仍不得輒有養男其左右神策軍並
令停廢是日諸司宦官百餘人及隨駕鳳翔羣小又二百餘人一時
斬首於內侍省血流塗地及宮人宋柔等十一人兩街僧道與內官
相善者二十餘人並笞死於京兆府內諸司一切罷之皆歸省寺自
是京城並無宦官天子每宣傳詔命即令宮人出入崔胤雖復仇快
志國祚旋亦覆亡悲夫

唐書列傳卷第一百三十四
贊曰崇墉大厦壯其楹礪殿邦禦侮亦俟明德宵人意福動不量力
投鼠敗器良堪大息

唐書列傳卷第一百三十四

唐書列傳卷第一百三十四
贊曰崇墉大厦壯其楹礪殿邦禦侮亦俟明德宵人意福動不量力
投鼠敗器良堪大息



